

安溪縣志



安溪縣志卷之十

徵文

記

五代初建安溪縣記

後周始令詹敦仁

夫萬戶而置郡千戶而置邑古制也泉之為郡古矣
小溪場西距漳汀東瀕溟海乃泉之一鎮守也地廣
二百餘里三峰玉峙一水環迴黃龍內顧以驥驎朱
鳳後翔而飛翥土之所宜者桑麻穀粟地之所產者
麇麇禽魚民樂耕蚕冶有銀鐵稅有竹木之征險有



溪山之固兩營之兵額管二千餘人每歲之給經費六萬餘貫地實富饒是豈不足以置縣歟敦仁奉命以來視事之始旣嘉山川雄壯尤喜人物夥繁思築而縣之乃以狀請于郡太守未幾而報可之令下增割南安近地新揭清溪美名敬奉以還大懼弗稱矧新邑發崗自乾亥而來轉勢從辛亥而入向丙巳以奉離明之化流寅甲以伸震疊之威左環右接如抱如懷前拱後植若揖若拜折爲四鄉一十六里通計一邑幾三千餘戶梓列以圖卜契我龜當三農收歛

餘暇適二營番戍休閒便近之戶役止三日而民不告勞築作之工計不踰年而兵不憚用崇門豎樓所以嚴其勢繩廊周宇所以處其吏屋不華而加壯寢僅足以爲安居民鱗次雍雍然以和官廨翼如濟濟而有辨由陸而至者必出其塗自水而運者會流于下坐肆列邸貿通有無荷畚執筐各安職業土沃而人稠風淳而俗朴真東南形勝之地實疆場衝要之區也初經營於顯德大火之首冬遂落成於明年小春之下澣苟完苟美不至侈矣曰庶曰富又何加焉

其奈地華人質業儒者寡是豈教有未及者歟殆亦有待而化者歟豈知夫秦奢魏褊俗若未易以轉移似清惠和聞者尚能以興起顧在上之人所以作之者如何耳敦仁不能遠引古者之說以爲喻請以鄉邦之事而昌言之可乎爾閩之初人未知學自常公觀察以來有歐陽四門者出豈曰彼能而我否孰謂昔有而今無蓋未然者猶有所待而然未至者當有所勉而至齊變至魯魯變至道盛事鼎來以答山川之靈雄名日起以續龍虎之號曰教之令固不敢不

勉而從令之教爾邑之人當交相勸勉以副令之願望猶歟休哉丙辰十月甲辰記

清隱堂記

詹敦仁

清源之西踰百餘里有地曰清溪去邑之西又踰百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絕高大遠跨三鄉有田可畊而食有山水可居而安予旣卜而築之爰取清幽之義榜所居之堂曰清隱若夫烟收雨霽雲捲天高山聳髻以軒騰風梳木而微動殆若曉粧觀鏡夜籟沉聲寒泉聒耳曼玉鳴琴非宮非羽五音不調而自協不

絲不桐五絃不撫而自鳴此其所以爲清者也然與其適於耳目之外孰若得之胸襟之內春而哢一犁雨足秋而歛萬頃雲黃饑餐飽適遇酒狂歌或詠月以嘲風或眠雲而漱石是非名利榮辱得喪皆不足爲身心之害此又所以爲真清者也宜乎斯堂以清目之

書丞廳壁記

宋令陳宓

親民莫如今由漢以來必置丞以貳之曰丞者贊助正救之云耳今有疑必咨於丞丞有言必忠於令事

或便民議而行之少有不便止之惟恐或後可否相濟不立私見惟是之歸丞苟得人令亦寡過然則丞之任不輕矣安溪地踰百里僻遠而民貧令於民事固當究心丞於邑事尤不當坐視而不之告也然若是職者往往叅而關市之征曰吾能寬民薄稅足矣至於邑事弗理則曰非我也如是而曰不負丞可乎

書主簿廳壁記

陳宓

安溪爲邑幾三百年司簿領者固多賢士寓處壁記不立漫莫可考時傳充員踰歲復解宇於縣治之西

宗學教授陳德一槩記其事矣問先後名氏於耆老
 未得二十人竊謂居是官者往往卑之玩歲愒日不
 屑以事業自見况窮山小邑益不足起其怠是豈設
 官之意哉勾稽事於民最切民之休戚在貳歲之出
 入在簿書吏並緣為姦特原於此苟吾愛民之心不
 至憚勞好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而以官卑自恕可
 乎

平

按此文舊志皆載恣作味時傳克員
踰歲六字恐是主簿趙時傳所作

惠民藥局記

陳憲

安溪視諸邑為最僻深山窮谷距縣有閱五六日至

者又氣候多燠春夏之交雨淖則河魚腹疾旱則瘴
 瘠作焉俗信巫尚鬼市絕無藥有則低價以貿州之
 滯腐不售者貧人利其廉間服不瘳則淫巫之說益
 信於是有病不藥不天闕幸矣詩曰藍水秋來八九
 月芒花山瘴一齊發時人信巫紙多燒病不求醫命
 自活嗚呼獸且有醫而恐吾赤子誕於巫愚於賈哉
 嘉定庚午冬為和劑局於中門之內招明醫一人躬
 診視修製之事更一人佐焉掌凡出入之籍工一人
 供凡役勦惠民局於大門外一吏掌之月一易所以

佚其勞革其奸也主簿兼督之所以重其事也夫長民使民有疾無醫有而不備何以爲心乎後之君子孰無是心惟以是爲民命所係敬而無忽務廣本朝仁民之德而不屑屑於計利則不獨人享其福也天地鬼神不可欺也實可畏也本錢五百緡歲取贍安養院之餘者入焉

安養院記

陳 宓

古者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皆上所養也明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實三代遺意州縣奉承職所當舉安

溪距城百里計絕一隅地無重貨商旅不至惟貧困無聊之民僦力執事往來山谷間地勢幽阻秋冬之交病作相望俛俛無所棲其或得托廬以息而居人恐其或死累已驅去之唯恐不速以故羸困顛頓往往不免官無由知宓來茲一年日所傷惻乃相地於近縣西南立屋十四間庖馔粗備名曰安養院以待之擇忠厚者二人謹視之取廢寺之粟歲若干石以甯之爲惠民局於邑東以藥之病瘡則裹糧以送之不幸有故則棺殮以葬之盡心所及盡力所爲庶無

負聖天子仁民之意嗚呼民吾同胞今又其司命者也使至於此罪將安歸宓始不足爲其罪固已多第勉勉以補過於後後之君子至於廣其所不及豈若宓之不勇以致悔哉於是書之以俟

宋令黃堅叟重建鼓樓記 邑人余克濟

方唐之季是邑僅以場名至保大中始改爲縣時則清隱先生詹君肇基此土首披荆棘以創縣治雖髣髴古子男之制而間闕草昧百度猶闕我宋龍興版圖混一膺民社之寄者皆奉天子之命而來訊之圖

謀蕭君仁憲而下增敞舊址至于吳君在木以縣前地形高仰迺平而就下建鼓樓於其上俾四承之會順流而南自此風氣以開民物豐阜近世得人邑治之中百度具舉於是公堂有宇旣以鼎新勅書有樓又嘗再葺惟鼓樓日兩衙夜五漏所以宣德而聳觀聽者在是歷年滋久東傾西墜嘉熙四年冬三山黃公堅叟來宰茲邑以爲闕典明年鳩工度材卽冬至之日始事盡撤朽腐而新之又明年冬十月畢工正樓居中挾樓旁翼二亭兩峙東爲宣詔西以觀民材

木魁梧勢面雄壯傑出乎溪山之上篆縣額者蘇潮文瓘也

宋令鍾國秀重修大成殿記

梁椿選

晉江寓賢

咸淳元年春上饒鍾侯來領縣事仲秋釋奠將徹饌微聞殿宇剝剝有聲心甚恐竣事亟往視則棟橈矣召諸生告之曰禮殿蠹腐如此無以植教基奈何諸生曰姑補葺侯不可命撤之捐金爲倡授匠指畫僚佐邑屬暨職事員秩致助有差學長蘇君巍等分董其役舊址增高二尺兩廡各廣拓如之棟宇崇宏像

設儼備始事於是歲之膺明年夏五月訖工蘇君令諸友請記惟我朝以儒立國重道右文尊崇先聖先師秩之祀典是豈徒循舊比哉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非此一脉行乎其間人之類殄久矣夫子之道固不以廟興廢爲存亡然示學者之依歸尊正傳之宗主賴有此耳今爲吏者惟知汲汲簿書期會之間上以督責爲功下以取辦爲能至有漠然視學校爲傳舍聖師之居頽敝摧壓漫不之恤風俗日卑人才日陋莫有知其故者鍾侯於邑焦熬不憚樽節

興此巨役是則可書也已

宋令李著建美報亭記

即今社稷壇

錢師尹

縣尉

紹興丙子之夏令尹李公來治是邑既跡事言於僚
 寮日出治之序莫先於學校尤莫重於社稷是邦凋
 敝之久二者圯而弗修其無乃曠於吏治邑尉錢師
 尹贊之曰韓吏部有言天下通得祀者惟社稷與孔
 子勾龍葉以功孔子以德今學校社稷之未修上無
 以稱國家崇德報功之意下無以慰士民之望二者
 誠為切務公曰諾然是二役也不可以併作子為我

以次董之其冬先葺黌舍仆者興缺者補釋棊鼓篋
 間間可觀越明年冬乃致功于社稷除藜蕪周峙墉
 幹二壇崇新特因舊址復為三壇於側西向南上風
 雨雷師位焉所以省役而便民也攻位既成旁列茂
 松前植細柳有亭屹然以處禮官簷楹翼之以待執
 事禮行事舉農益知勸公乃命以美報揭亭之額夫
 春祈秋報祀有常典豐凶旱溢歲無常數今獨以報
 待神則公之留意斯民願其歲享屢豐之樂蓋可見
 矣又况藍溪之陰鳳山之陽縣治居之而斯亭之作

乃當鳳唼之上岩壑環繞有以占一方之勝槩而亭之篆額得公妙筆雄健倚偉又有以增一亭之佳致其賞心快目殆若神物秘藏久而不發以待公之來也所宜遵仰景旣年穀順成風雨惟時迅雷不作載芟之所歲無觶望則美報之意邑人推其所自且不專饗於神矣休哉

重修美報亭記

宋令王孝廉士風

傳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縣有社稷春秋爲民祀重于神實重于民也惟此壇寓經久弗治漫漶剝蝕大懼弗稱重神之意孝廉蒞政之初揆時展事駭目疚心願葺而繕之獨念民政邈未就緒經營補理甫二朞而民與吏始翕然相安若是而不致力於神非闕典歟約費廢餘乃鳩厥工官自取辦民不知役跡壇及寓補鑄新舊級輒葢瓦如鱗如翼墻加以飾門立以表復於亭右植屋三間命頭陀居之以司汛掃纖悉畧備制度得中儉不至陋華不至侈民咸曰宜仲春基役涉夏訖工司計黃勉實董其事謂予不敏盍記歲月於是乎書

明邑令王廷佐龔頴建學門記

史于光

給事
晉江

學校古也人才學校之淑也學校興人才盛矣安溪有學始於宋之咸平更於紹興燬於元重建于明朝開國之初至正德辛巳修改凡五興廢之間人才升落之機也辛巳規制尤展殿堂齋舍廩庫經史閣諸亭惟舊之葺而學之門繇道諸坊及福民祠之祀名宦鄉賢者悉改而新焉學門繇道之地舊以頽廢半入于民居茲復爾泮宮屹峙于學門之外福民祠翼于櫺星門外之東道出通衢之交儒林文苑騰蛟

起鳳之坊表焉巍峩飛躍有華觀仰葢繇學宮第一關也士子至是其有不興乎迤而之泮宮坊益竦然跂矣進而展拜于夫子之庭執業于明倫之堂則廟美在望儒珍滿前能無溢情以媚乎興求之始也跂欲之基也媚得之興也漸之涵之依之游之士其幾矣故曰山有雲澤則通之林有木春則茂之士有學知本者興之士之氣在鼓鼓則通興學所以鼓之也興之者邑令龔侯頴教諭鄒君魯訓導涂君耿也鄒涂有經理區畫力贊樂成之功而諭民還地鳩土聚

財費以公移民以逸使則皆龔之功也龔治安溪有聲尤崇名教闢左道建書院以祀晦庵修縣志以昭文獻皆其節之大者而生員蒲生香亦是之勤不避事事皆可書也故併書以勒之

明令殷蔡改建名宦祠記

晉江

顧

珀

戶部侍郎

天下府州縣名宦祠皆在治所惟安溪縣名宦附在鄉賢祠揆厥所自緣時或窘於無財或惜乎民力或一時倉卒未暇較量故混作一祠且制作卑陋狹小殊失我朝尊崇之意嘉靖十六年冬殷侯洫任尋請

其祠見其度卑陋狹小且與鄉賢同處乃愀然不安欲卽建蒞任未幾連歲欠豐未敢以輕舉也至十八年孟春謀諸邑之士夫耆老計無所出至孟秋乃捐俸資鳩工集木不取官帑不用民力不俟旬月豎立於縣右之側倏然成功祠大三間夾以兩厦前中大門又前小門周圍垣墻皆煥然一新誠足以安神妥靈而可伸尊崇之敬也工成邑之庠生詹環祖蔡志學耆民劉李吳標等詣予請文以記之予雖老病林下耳聞盛美可無言乎竊惟守令之職治民

事神而已殷侯至安溪慈祥愷悌節用愛民無忝於
治民之任恭敬誠恪不忽鬼神無愧於事神之責允
矣當時賢令尹也今觀此祠之建區畫周密軒豁高
爽排立名宦神其孔安春秋奉祭神無不恪誠陋在
昔之制作而極今日之尊崇其殆於詹公祠相爲求
久而並美焉然侯之功非止於是至若城隍廟宇之
重建學校墻宇之脩飭又壇場牌坊又司館藥局一
時悉爲之改觀皆曠世之制作矣故併及之侯名蔡
字文範別號疊泉江西南康府星子縣人由國子生
初任南海縣丞陞今職

明令殷蔡重建安溪縣城隍廟記

邑人詹源副使

古者開建國邑必設城隍以爲保障而遂祀其神爲
其有捍禦功也故我朝稽古定制城隍之神備載祀
典而自京師以旁達四方郡縣莫不廟而祀之無間
安溪城隍在縣治東界相承至今隨時修建因仍苟
且未有能恢張振作而高大之者故其木植蠹腐規
制卑隘日將就圯殊失崇奉之意嘉靖丁酉冬邑侯

豐泉殿公自江右下車之始如制告廟行事睇觀惻然卽有志興作而未遑也旣及替政通人和遂與邑尉鄒君竒圖爲重建之計乃日營繕大事匪財弗克顧今公私俱困無所於取吾當舉議以爲衆倡於是首捐俸金鄒君從而助之復命耆民省諭民間聽其願輸助成而不強其所不欲民之平日尚義者皆感義樂從爭相薦賄不踰月銀以兩計者約二百有竒而公貯民力俱不輸侯乃白于當道獲報可而遂行之召匠掄才諏月量工指示經畫務從高大中爲正堂左右夾之以屢覆以重簷周以迴廊前爲拜臺後連寢室東西翼以兩廡外爲大門次爲儀門縱橫修廣各中于度始事於戊戌之孟冬越明年巳亥季秋而落之易卑隘而就亢爽更蠹腐而爲闕壯繚以周墻加以塗塹飾以丹雘巍峩絢爛跨耀雲霄民遠近來觀者莫不稱嘆謂自有縣治以來未之有觀也邑耆吳標等謁予請記予惟昔孔子譏臧文仲之居蔡爲不智者以其不務民義而諂竇鬼神也今侯之廟城隍人或以是議侯者殊不知臧文仲之事本非人

道之所宜而徒生事媚神徼福故孔子譏之若侯城
隍之建則固以其有功於民合諸祀典是正民義之
所當務而非有所徼而爲之也誰得以是而議侯哉
且樂凶循以自廢者往往忽神民之事於弗理是固
有所慢喜紛更以自擾者或至假神民之事以行私
是又不免有所欺侯能敏於從政不廢是役又能克
治以營公倡義以集事而不爲私圖則固無所慢且
無所欺於神而况於民乎無所慢者才也無所欺者
心也不可以沒諸侯也是故爲之記以俟知侯者考

焉鄒君奇字仲高別號紫崖浙之餘姚人

明令王漸造重修學記

晉江莊用賓 參政

安溪縣有學自宋咸平始嗣是沿革不一逮明朝洪
武六年詔天下郡邑建學立師安溪如制正統年修
正德又修率皆苟簡易蝕倡之有其人而爲或弗力
是固力爲之矣而勢或見阻廟宇不足以妥神棲游
息不足以居士業士無所勸而民不知教樹石紀實
建議於博士王國善弟子蔡志學等奉行之爲邑侯
王君叙成績也王君漸造誠篤君子也造次不能以

辭自達而內有條理流政則首務學校規模儻儻前人創爲之者事方大槩而制多未備公議不煩於衆而費不及於民捐廩俸羨鳩工聚財俟以歲月而成之以漸文廟翼廡倫堂齋舍拓其規也啓聖文公二祠養正書院鼎其新也鄉賢敬一亭飭其舊也是雖窮山僻邑望之巋如察之密如當與上國大都闔盛爭侈者矣嗚呼事有似緩而實切理有相反而實以相成腐儒俗吏皆未之知也衛靈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吾嘗聞之矣陳亦爲國之所不廢若夫子之意

如後世傳註所云則當時國君之不用豈特其君之過哉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則可制撻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知孔子者孟子也俎豆非所以爲軍旅而軍旅之精義必於俎豆乎得之習爲孝悌焉習爲忠信焉何但駿奔末節之間惜乎衛靈之不深究其旨而夫子之意遂不白於後世安溪在郡治之西而白葉坂一帶又漳寇出沒之徑百姓秋收之後則束包以待走自余分巡曠剿除以來閭閻晏然不聞有干戈之警一時之兵威豈直勝數百年

之戾氣意者其有資於學校者乎學校也者俎豆夫子之地而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非有出於孝悌忠信之外人人孝悌變詐之習不作而和順之風大同則盜賊亦人耳豈不能漸馴其暴氣而默革其非心哉夫以平日傾燬不治之所一旦改觀易視過之者猶聳然動其心况士子之朝夕游詠地其有不感發興起者乎進而相觀退而相訓孝悌忠信之化吾知其瀾瀾乎大行於一邑而夫子在天之靈必陰幹德教於冥冥之中安溪寧靖之慶豈區區築城屯兵之

所能專哉夫子嘗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是故不答問陳之意也余公兵憲也以武備爲文事王公牧職也以文事爲武備二者相資長久之術也繼余公之後飭武備而不弛繼王公之後修文事而不廢安溪士民其未有攸賴矣學基在縣治之東南枕鳳山而瞰龍津前峙筆架二峯最爲秀拔痺陋不修久矣議新之者府倅陳公堯典也主爲之者郡侯程公秀民也余公曠行部至縣又拓地以廣面勢而始終成之者皆王侯漸造之功也王侯廣之番禺人也甲午科舉

人乙卯夏來蒞茲邑字履一號九石邑義民如林弘
等各以所助金分董其役而督理則本學訓導孫統
是皆有功不可不書者也

明令陳綵重建學記

南安

傅夏器

吏部郎中

惟文教關於天下雖以兵燹之餘剝困之極不可一
日弛嘉靖末倭賊煽亂延蔓陬薄安邑文廟學舍燬
泯茲土者循故事憚興作祀位具於頽垣講座鞠為
茂草文教罔乎若蒙矣陳侯綵准政于茲仁恕清慎
扶剔興廢惕然一舉而新之當此時寇盜方平兵甲

未解帥臣開府於閩中東濕需儲剝胸椎髓催征不
以歲月誅求且累億千有司竭力象上意指日不暇
給胡所齒豢于他務安溪邑治又居萬山中巨家名
族率走集郡城生徒家居業館郡城中十而九不復
日擊其事安所樂于赴工陳侯志決而勤事煉而簡
捐俸出帑治才鳩衆往者營廟之費或以千計侯直
縻金百八十餘往者營修期或以一二年侯直數月
而卒事地仍舊址其貌維初教緣舊法其令維新周
旋俎豆威儀翼翼樞衣升堂冠裳楚楚對揚天人開

關謨訓豈非太平盛事耶列聖道學垂統先賢講德
立教地緯天經映今輝古無亦唯是一脉以綱紀人
心必惟瘡痍之甫定是曳是掣而日焉用文之奚而
不喪也昔魯泮修而史克作頌晉雍啓而王虞摘詞
學博諸生慶茲盛美同言侯績某敢為記以頌侯美
以勸勉邑諸生興起于聖人之道

明令陳綵蔡常毓新造縣城記

朱安期

參議晉江

安溪泉巖邑也與永春德化兩縣俱居山谷中壤地
相接素患寇攘築城設險宜亟久矣明興二百年來

輒議輒寢甚至垂成而罷坊居里之一餘十六里皆
崇岡牙錯擁坂緣亘賊睨以為巢若遠而感化邇而
長泰諸數里之民屢受其荼毒警報至則棄邑而避
莫為拯援勢使然也嘉靖間劇發蒐治粗賴為安乃
當路者諄諄一勞暫費之論終莫能使上下相孚以
舉斯役則以坊居之民與數里之民量較利害彼此
相持忌騷動憚糜費為之長者亦每阻於厲謗落落
難合莫毅然任其責而又率三四年一遷或有故以
去孰能操意悉力措無窮之惠就難成之功哉迨庚

申七月倭奴倡亂由仙遊出永春突至安溪公私殘毀民始震悔帖然相率請於當道奮議城役當道可之使德化大尹張公大綱度基定趾自西南及東畔一帶依谿險阻可以爲基議定而邑侯陳公綵至時邑治殘破井里蕭條侯不阻其難程土物分財用稱畚鍤平板幹命日量工不愆于素踰年而城以內工役就緒矣乃以憂去邑人方皇皇焉懼斯役之罔終也於是蔡侯繼至當城工未畢之際物力匱竭之日民之幾懈而謗怨將騰侯乃一意撫綏說以先民民

益趨事忘勞思以體上官之意而民可績侯亦得以悉心經畫隨宜調度患外城多圯則砌以石患土心易壞則堅以葺四門雖完而門樓未建申樓未覆則無壯形勢而垂久遠水門未開泊岸未治則無便民用而防水患凡百偕作自邇及遠自內及外無不堅緻完密用以垂旉幪之庇於邑人而建不拔之基於治所者綜有條理而其功不磨也城功旣完而邑治未建堂與弗尊出令無所侯用憂惕乃復展轉區畫庶民趨之不日成之而堂堦宅與咸煥然一新侯之

功益又大矣於是邑士大夫耆庶等思以求侯之功相與建碑以示勿忘邑學博汪君世清盧君學顏以職在庠序樂觀厥成生員吳主恕承命謁余以記請余惟天下之勢不極不反天下之事不激不成人情不大更變不通不久於今日安溪城成大有慨焉昔以承平極治之世垂二百年議之而不足今以凋瘵殘傷之後不三四年成之而有餘人情豈甚相遠哉否泰相仍盛衰倚伏之機大抵然也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使非陳侯興之於始則無肇斯役之功非蔡

侯得民感孚之深經畧匡濟之裕則何以竣二大役不費公帑不動聲色如此成功之速哉是皆可書也是役也邑人詹彬咨詢協謀預營其始典史楊明課督諸務陰陽訓術陳可宗專司會計分董其役而耆民陳宇吳主謙等城成而以報于巡撫軍門塗公巡按察院王公分巡興泉道蘇公親臨閱視飭戎練兵郡守萬君慶二守丁君一中咸嘉樂成而紀慶績云工起於壬戌五月訖於丙寅臘月週圍約六百六十餘丈有奇城垣連女牆堞子高二丈一尺濶一丈八

尺門四水門二東曰朝宗西曰阜成南曰迎薰北曰拱極費出通縣丁米融派并稅畝等項計七千四百兩有奇串樓則官給銀每丈六錢照里班分定界址起蓋戊辰余爲之記乃今俞侯始至新飭邑治興學紀事閱城碑並刻厥績懋焉侯諱仲章直隸旌德人陳侯諱綵江西廬陵人蔡侯諱常毓廣東東莞人

明令蔡常毓重建安溪縣碑記

詹

彬

戶部主事

君子之簡命于上以其民與事寄之而已將欲民之安與則必省工作薄科歛日取民情之所以欲逸欲

富欲壽者日兢兢焉而後可使之安將欲事之集與則必備餼廩程工力日取事體之孰利孰害孰緩孰急者日兢兢焉而後可使之集是民之與事本不相離而欲安民與集事亦兩不相能也矧廼兵燹薦臻輸將益棘民之生日促事之來蝟興求以安民而事之叢有不容已者求以成事而民之窘有甚可哀者欲得兩利而兼濟焉誠難矣以余觀於邑侯蔡前峯有厚感焉邑自後周顯德中余始祖敦仁公開先縣治循是迄今城池未設非特財力稱訕抑亦以溪山

爲固無事於設險也邇因倭賊煽禍奸人脅從邑治被其災者三焉官廨民舍蕩無一存前令彬庵陳侯至始度地築堵城之郭廓僅完而侯以憂去內之虛者猶故也今前峰蔡侯繼至經營造置聚材鳩工縣堂公宇樓櫓神祠以次修舉建學之議亦日以就緒民不告病事因以理邑老稚觀者嘖嘖稱歎復見太平之盛擬之陳侯其難易較然也蓋陳侯之時民雖疲而適興事之始事雖侈而適勞民之初其財其力猶可以憤起者今之時視之昔爲何如也方張之水崩崖流石及其殺也力不能漂一羽其勢則然是蔡侯所遭不爲異與使前乎今者得二侯之用心焉則順時成功民恃爲安縱有寇患當不至是烈也使繼陳侯非如蔡侯之賢能焉則憚勞避謗貽患後人將日圯月頽其所費當百倍於今又未可知也天下之事謀始者固難而成終者尤難往往能善其始矣而率以不善繼者敗之何限也推此則蔡侯之功孰巨孰細必有能辨之者侯亦何修而得此哉嘗讀詩衛遭難文公徙居楚丘營治宮室終之致民富庶詩人

誦之日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夫虛浮則無實淺率則易窮人能操心誠實而淵深則何所爲而不成侯悃悃無華行從其言所以致此者有其本矣又孫子教田忌曰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是我二勝而一負彼二負而一勝夫馬不加多也一品擬之而坐得勝算者誠調度之有方耳施之治財幹事亦猶是也觀之心以得其本觀之度以得其才事更有大於此者尚望我侯爲之況於一邑哉邑博石軒汪君世清性所慮君學顏鄉

先輩南崖蔡志學警庵吳焜率庠生彭昊吳主恕等詣余求文爲記余宜以不文辭也顧侯之功犁然有當余心且席帡幪又安敢以辭爲哉是舉也耆民王淋彭恕等呈請侯遂以狀白於撫院涂公巡院胡公分守楊公守巡何公郡守萬公僉報可其年冬十二月始事越明年丙寅夏五月告成功公堂扁曰忠愛堂後耳房曰架閣庫後穿亭扁曰公廉又後堂扁曰退思堂之東曰贊政廳西曰土地祠甬道中曰戒石亭兩旁各五間爲房科書辦卷宗前爲儀門門外東

西二亭曰申明旌善外爲譙樓樓之東曰南北預備
倉堂之東畔數步許爲典史衙規制如舊而閎壯偉
麗視昔煥然百倍矣計費金五百有奇咸出於侯之
贖金俸資士民感侯之義各致助有差故成功迅速
如此也董其役典史楊明鄉官晴溪詹洵余叔也若
把總官黃大任陰陽官吳主信耆民陳恩吳主謙分
督其役皆有功於縣治例得兼書庶來尚有勸也侯
諱常毓字需成領已酉科鄉薦歷今官廣東東莞人
前峯其別號也是爲記

明嘉靖間平寇興學記

晉江

王慎中

河南
叅政

國家承平久矣而康阜之盛莫如今日雖嶺限海帶
越在邊徼如吾泉州之爲郡亦且生齒蕃殷地力竭
作谷深山阻崎嶇而曲折皆有保聚之民墾闢之壤
而玩忽涵養之過巨奸大慝往往伏其間如果菰大
熟則蠹藏焉安溪故名邑也其治境窮處爲白葉堡
交乎漳汀諸州牙犬相入箐薄溪澗繚繞回復旣去
治所遠而勢險可憑民桀黠暴悍者穴而據之爲四
遠逋逃之藪時出抄旁近村落更漫不省以爲細故

日增月長所聚既多旁近所抄不足滿貪嗜則出剽旁邑南安永春間而同安之剽尤劇至戛兵行城市閭巷中若踐無人之地俘民男女以爲質而邀贖賂兵革久弛不逞之警起於非意游徼虞侯之將卒掉眩相目眎其得意去而已栢坡余公新以按察僉事來巡此郡慨然嘆曰是非民之不逞惟吏不戒以養釁萌而滋悖藥乃察文武吏之情濫不恭者懲之而選其可用使各募壯勇從公率以往追賊所穴而舍焉自賊憑險爲穴無一兵敢遁峒竊覘不虞公至悉

不擇死紂黨與將吏鬪而公授策探穴林櫛壑薙不失一賊行跡穴處度所以絕其源而圖久安置壘設戍增守禦之兵而安溪與旁近諸邑之民不復憂盜可謂功偉而慮周猶不慊於意曰是徒致武民未知義維詩書絃歌馴習其口耳以善其心庶其鼓動變化迺投戈休馬卽學宮進子弟攷得失加勸董焉而教以爲父子兄弟者使歸相告語諭勉於從善以相收養而無狎於不義顧惟教之所出必在於學適有議改劬而工久不就公覈其輸冒旬月而諸役皆起

又爲拓地以廣面勢而學完以美民莫不于于來觀其秀者思游其中以講學進德其凡者亦歡喜誇說見所未有安溪之民幸脫於鋒鏑枹鼓之警而且得講誦游歌之樂謂公實有大造於我也父兄以戒子弟公德我如其何以報子弟以告其官司相與謀曰唯得世之能言者論其事而載之庶乎其可夫世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方同安之警憂者固未敢處其勢之所終公獨以身任責爲民去患不數年不誅逋寇靖於一旦使當時少憚勞險不自深入

則不可以得吏士死力徒奮一入而無決勝之機戒令二三賞罰殺雜則吏士雖致死而不可以成功功成矣而無分別安輯之畧則賊雖得而不免玉與石焚之慘人徒見公成功之敏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蓋其才有以待事之變而然也才之兼者可以制事功未可以興化教公用意復出於是究其施將使文教昭明禮義興起以爲畜衆銷萌之機而向者卓然之勞烈可以求措而不復設又非獨其才之過人而已是可記也公本以名進士起家爲行人拜給事中

以抗直忤權力謫為邑令郡丞皆有廉操惠政宜其過人如此

明僉憲余公平寇碑記

惠安

張

岳

兵部侍郎

安溪縣之西南崇信里白葉坂九龍崗大尖小尖諸山綿跨泉漳汀之交百數十里重岡複嶺菁林蒙密姦民保聚其中各有名字聚多者至數百人時出劫掠去年冬出劫安溪徑抵同安郭外劫數大家質其男女以求贖屯二十里外弗去僉憲余公適分巡泉境聞之調官民共遣文武將吏分部追賊賊回安溪

復保險旅拒公馳入安溪合諸兵選其鋒銳親將之進逼白葉坂口斬首數十級兵勢大振休兵甄賞效力死戰者得上賞人人爭奮遂進逼諸險搏鬪數十合相持幾一月以其間探詞巢穴遠近險易分兵掩擊賊之渠魁陳日暉與其黨悉就擒遂空其巢建議設營屯兵於白葉坂口彈壓姦民俾後不敢保聚是時泉中承饑饉之後物力消耗海寇番舶警報日聞方萃兵為防海之計而安溪山寇又作人情惶駭官吏畏懦者為之閉城門息行旅幸其出境與不入境

則已所恃於兵將器械以爲禦者則茫乎其不足恃也使非余公決機之敏以身先之安能使衆心翕聚奮發成功如此之速哉古人有言曰精神折衝今禦盜未嘗無法也所患仕者因循觀望無切於爲民之心是以精神骯靡不足以立事動人養其患以至滋甚爾當公聞警之初投袂而起也一念之烈如干將出匣精光所射群心竦然孰能當其鋒者加以謀慮審賞罰信必其所設置於一時者又皆足以弭後患而垂永久遠君之精神初試卽如此推之天下何事

功不可立哉夫消息盈虛之變恒推遷於無窮而賢監司又不可必遇有公之心則寇雖作不能爲深患萬一他日復有警報如安溪而遇因循觀望無是心者以尸於上人將何所託命哉此安溪士民所以夢寐感公飲食祝公願求公德於無窮也啓之郡守方侯克與知縣汪瑀以教諭李鑰錄實遣生員林存望來乞文故爲記之俾刻于石庶來者尚有勸也公諱燿字德明領辛卯鄉薦登乙未進士前禮科左給事中今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江西樂平人栢坡其別號

也今則亂戩效蔡同僉事山西樂平人跡其限
築白葉坂城堡記 登心朱進三帥陳林達 都御史

嘉靖丙午歲泉屬邑安溪西南崇信龍涓佛天白葉
堡諸處盜據其險時出剽掠漳之龍溪長泰諸邑騷
然匪寧按察僉事余公曠與郡守程公秀民協謀畫
策閱兵治糧余公身先擣巢鼓舞士卒士雖素不受
餽於公者亦裹饗相從用間謀携黨與探歸路伏兵
襲之擒厥渠魁奏凱還留兵鎮之一時偉績也余公
曰持久野居非所以爲謀議自葉堡爲賊往來之會

必塞其源庶杜後覬相地之宜質于巡臺及藩臬大
僚復請于朝築爲城堡戍以泉州衛官軍二百人移
源口渡巡司添額兵共壓之量將賊由分給備禦且
屯且守命下適邑侯汪君瑀初任悉以其事寄之余
公旋以制歸僉憲汪公垵繼之考其未備復檄汪侯
鑿井置廟凡堡所宜者赫然畢舉按圖審究感德桃
州尤賊要道復設巡司分番更直首尾相應郡守方
公克同心贊畫而防守之戒備矣是堡也計度週圍
一百四十丈壘石爲址畚土爲墻中爲分司西爲武

所東爲巡司旋爲營房上蓋窩舖凡百餘間財取驛傳之餘力委能幹之民始於巴西八月踰年告竣實汪侯經畫贊成之功也夫白葉偏鄉也非有國之險堡小城也無百雉之制宜無俟表揚然不有定守則亡命者易嘯聚屯戍者靡棲止是雖目前之圖而有經久之慮一鄉之近而保泉南之安可以非大興作而忽諸是不得以不記也

明令俞仲章修建學記

晉江黃光昇 刑部尚書

余嘗誦魯泮水之詩而玩魯人頌禱之詞不徒爲旣

飲旨酒未錫難老而已尤以敬明德慎威儀允文允武維民之則爲勉至其所化多士亦唯在於克廣德心於是而知古人建學之意皆以道德相成原非苟爲文具爾也我朝內自國子監外達府州縣學咸祀孔子蓋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帝王公卿大夫士庶人宗師故春秋而祭朔望而謁時時瞻而望之欲其時時效而法之也孔子之論爲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者誠也誠則不息矣其論學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又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凡以忠

信為德者未有窮達而變者也孟子舍諸子願學孔子其學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有不為者羞惡之心在我一切不仁不義之事不忍屑為之也夫然後能當仁而不讓見義而必為自為士以至為官庶幾皆道德中人也

明令馮時鳴作泮池櫺星門外記

萬曆十五年

邑人詹啓東 奉政

聖天子握曆之十五年金陵天衢馮公實侯茲邑嚮意廣勵諸士諸所經費毫不少怯顧泮池未有尚為

曠典金谿車君來視學篆復以為請侯曰我責也聞當道報可則筮吉鳩工併辰數力規之斷之疏之拓之既磊壘之又埏埴之閱再弦朔池遂告成水滾滾天集邑人明菴氏曰臨斯池也觀斯水也有遐思哉夫水出山下為蒙在澤中為困斯池斯水濬而導矣蓄而達矣其起於蒙困而成於亨無疑矣自是雷出水則霖雨解天地之元氣風行水則漣漪渙宇宙之至文水由於地則珍惟比以伏藏水上於天則神物需而飛躍此泮池之極觀也泮之中士之宮泮之泚

士之所將品竄若頹瀾惟士將矜奮若鬻沸唯士將澄不清淆不濁唯士將掘泥揚波唯士泮池重士乎士重泮池乎諸士子樂賢父母師保之能相與以有成也且有味乎明菴氏之言也

安溪縣令題名記

章廷訓

安邑舊無題名題名自今創建始題者何紀司牧者名氏官里若春秋凡例書地書名書氏而表年以首事者也余承乏安溪閱四年所矣歷稽往牒蒞官游宦分猷理民者不可屈指數粵自詹敦仁公開先縣

令訖于明興上下數百載間升落不同政蹟亦異志邑者取其功德最著列之名宦以標表來世矣而奉職循理可以爲治者亦例得兼書也然自嘉隆以後舊志所未載者不幾於煙滅無聞乎今始蒐獵典故得四十九人書其姓氏官里付剞劂氏勒諸石俾後之繼令者得以循名而索實而凡有德澤之在人心事功之建立於安溪者人咸睹而思之曰此其愛民父母也詎獨名之存已哉嘗觀傳循吏者於漢文翁佚其字王成佚其州邑余有感而爲是刻而後令之

傳可以無佚矣是爲記

大明令章廷訓重建三壇碑記

李懋檜

禮部主事

嘗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惟賢守令立祀以庇民能保世滋大令名無窮也安邑社稷山川邑厲三壇原建城以內嘉靖辛酉邑燬兵烽壇廢舊基鬻于鄉宦計今三十四年每修祀事輒行禮于草莽中此何以故蓋去舊從新創建難時詭舉虛經費難非創建經費難大都三壇之靈將有待而興也我侯按邑治遂慨然興嗟曰茲壇不建將何以妥神靈而崇祈報也

卽謀諸邑博勝君與可黃君澹然及弟子員相擇善地屬耆老而告之曰古祀社稷列地利也山川僉鬼神也五祀本事也制也三壇建不可緩矣遂以事上于撫院許公孚遠按院劉公芳譽分巡楊公際會郡守汪公道亨得請廼鳩工伐石壇社稷于鳳池右山川于龍津南邑厲于東嶽左並手偕作石之以墮墀繚之以垣墻庖湏神厨有室齋戒有所高卑廣狹如舊制越數月而告成千萬世大功建於久廢之後侯秉心塞淵哉然侯非獨致力於事神者蒞任數載加

意民瘼搗鑄山巢穴鉛鐵黨不得千百爲患巡阡陌
災傷而貧赤者獲以養食自給懲猾胥侵牟以嚴稅
法鋤豪右奸宄以辯冤獄至投匪投獻之弊賭博圖
賴之風爲民生大蠹侯悉祛之革之禁之除之俾不
得肆其害于邑里民稱便弭盜安民則有應捕之革
坊水衛城則有泊岸之築紀官昭鑒則有題名之記
且課士之勤不廢寒暑日與邑博黃先生講孔孟之
正學深明夫學爲己仕爲人之訓政教兼舉神人胥
說侯其備百順享百福柱石國家長爲山川民社主
與詩曰萬有千歲脩壽無有害余謂天下無萬有千
歲之功功存而人亦存也庠士吳登率里老吳林劉
等詣余求文爲記余雖不文亦安能辭是舉也始事
於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告成於二十三年二月每壇
費金三十俱出公帑不及于民董其役者署捕務未
寧倉大使彭應龍典史徐文熹例得兼書俾來者有
所稽也侯諱廷訓字汝欽領隆慶庚午鄉薦歷今官
直隸涇縣人玉峯其別號也是爲記

明令陸萬里作內獄記

晉江

何喬遠

桐江
京卿

縣獄宋在縣內西有勘廳三間扁曰盡心咸淳五年
修改名求生堂下爲兩廊囚房四明建於儀門之外
萬曆中令陸萬里作內獄邑人請予記記曰喬遠讀
大誥而見高皇帝所以教百官理獄之道也時其飲
食潔其寢處視其疾病閉而幽之隔而別之若曰令
其法死毋令以不法死而其再三叮嚀之意曰身其
康強子孫其逢昌然則名之爲囚而以囚死之名之
爲囚而以囚虐之者高皇帝之所誅也安溪縣故有
獄在儀門之外卑陋不足居囚囚罪無輕重盡繫一

處民以輕罪繫者老囚率衣食之索求不遂卽虐之
以楚撻有犯竊盜罪者老囚卽教之誣引非辜令皆
被繫索取其貲財聽索取者卽教竊盜謬報曰妄言
不則楚撻如前文致之於官亦無所得脫蓋亡辜被
累多有至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者桂林陸公萬里
來爲令數月察知其情懸金獄中令受害者得鳴金
自訴久之慮輕罪甘受老囚虐者不敢以聞則復處
羨帑餘贖建內獄一所扁別老囚其中輕罪者令處
外獄如故民間有以竊盜告者必人賊兼獲迺繫之

安溪縣志 卷之十
不則率與保任或解釋焉於是獄中無株蔓之囚卽
輕囚繫獄亦無所苦居一歲餘而公以被劾去安溪
人思公之盡心於民無從見所以不忍其去者命余
記之夫古之君子居是官焉則不敢玩其事事之不
玩故其及於民者周悉其精詳是雖公之一節而其
抑強扶弱之意深有合於大誥所以幽閉隔別之道
此高皇帝當時之所旌而猶不免于去則予記尚烏
可已哉

明令高金體闢古吉字街記

邑人

詹仰庇

刑部
侍郎

邑治陽居正南陰則北街環之舊有東西兩道相醜
如翼縱橫方正形如吉字街後西畔一路沒入民居
堙爲蔬圃按舊志豪勢家不便居宅遂致東開西塞
陰陽不和脉絡不通譬之天道有春生無秋收譬之
人身有左肱無右股邑薦紳士民由來病之後先拘
攣難于發端臨安高侯金體來蒞邑詢謠俗利病興
革所宜邑父老子弟以其事聞侯曰有徃制固不可
莫之復也抑古稱惠迪吉夫遵職循理愷悌廉平以
庇覆爾閭閻猷猷其吉在令恪志奉公孝弟敦睦率

若化誨其言在爾民詎直陰陽之說是究是圖哉遂
命闢之旬日之間康莊如舊東西相耦什伍臚列庶
民往來嘖嘖稱便父老子弟謂予記之余謂原陘都
鄙市廛經環埜涂九七五軌之數載在周官靡不詳
備孔子美蒲溝洫墻屋襄公占陳道無表樹政有紀
綱無鉅細也侯采群議順輿情掃數十年竊據之地
以爲坦坦周復自此而飭之館宇時其啓閉所關豈
小小哉侯爲政無伸豪右無抑閭左無曲法出無竒
法入平讞而亭平禮而施晏晏乎絜矩父母也宜有
斯舉以便蒸黎或曰街以吉名吉從士從口曰民先
士士吐詞摘藻手口相應左右逢源彼美西方久塞
忽開有右文之象焉作人興學動輿吉會此又天人
之符教成之徵也敢併記之

重建清水山門碑記

明令周宗璧

清水祖師誕生於宋化身于清水洞中原其部下有
護法四神守山門以卻魔者向傳祖師之傍年深像
壞不佞來令是方偶以祈雨之役請師沛霖意欲新
飭其住僧以爲護法神宜在山門因本刹無山門所

以無寶像不佞迺首事集諸檀信建山門于刹前嗣
爲塑整其像適夜宿巖中僧有不平云本刹四面之
山皆祖師故物鄉人攘而據之相訐有年噫夫古人
尚有捨頭腦身家以供佛無非爲本來事種功德豈
有奪僧之資資而爲己業乎因召其人而諭以因果
柯家有老成亦能解輒翻然還僧爰開古誌自佛國
二大碑以內寺前裂竹龍淵池羅漢樹含笑花不過
徑者云外有張巖空映月放生池尼姑院蔡田室出
水石半嶺後前二室茶園等地界皆寺之舊有一登
陟之而祖師化身之處寇萊公誥勅之文及我朝諸
名公所題卓峻名蹟真祖師道場也何無識之人乃
改郭清爲清水而沒其勝蹟乎今已改回本刹矣時
余在寺而爲創山門以寧神居徧閱其界而爲之清
楚以還佛產洎余下山而淋雨大至此一役也三事
皆成因勒之珉以垂永久歲丙戌春王之吉文林郎
知安溪縣事東甌周宗璧撰

清令韓曉重造新城碑記

邑人李光龍

翰林
檢討

邑離郡計程可九十里直郡西北隅編里一十有八

其山水從四百里外蟠簇飛峙萃于鳳山龍津故邑以溪名猶郡以泉名首縣以江名匪永德所同也泉郡誌稱安溪感化里號小泉州蓋以是溪居海上流人物貨財水陸輻輳鹽鐵大利直通上四郡不獨鄰郡連邑也城在斗口去常樂感德崇善三里約二百里而遙去長泰只約十餘里而近與南安連界以故郡之徵發期會朝下夕至縣之追呼於山再程始達其民又多恃遠而頑殊少急公治平且然一遭荒亂縣之疲於奔命可勝道哉考城始於嘉靖丙寅易三縣官經營五載而始就其初屢中倭故非極亂不圖治徵議戰先議守以今揆古天時人事大抵然矣閩中山海交煽十載未靖而海國爲甚泉屬邑六城同時摧墮民鳥獸散其情形則非攻非守無戰無和痛心駭目真古今未有之禍卽取二十一史中稽其荒亂以古覆今能不重爲嘆恨猶幸

新朝盛治威靈震疊

王師一怒餘魂釜遊凡受封疆寄者仰承王猷冀寬九重南顧憂有不恨寇如仇愛民如子竭生平之蓄

積以赴功能之會者乎恨深則骨勇愛極則心慈旣
勇則慈乃設險守國勢又不得不用吾民也用其力
則觸目盡骨髓乾矣用其財則三年酷派僅餘荒畝
矣向鳥獸散者顛踣川谷招呼不前市如墟矣當事
卽仁勇使無一腔精誠溢於格調之外兼運以智計
伸之縮之縱之操之則能猝辦應驟五十日而成城
極控惚焦勞之會而有從容暇豫之風士無譏民無
怨哉六邑是役皆干城之選而吾韓侯則邑父老子
弟所親記彰彰者矣考摧城之變在乙未初夏時

王師前鋒政入關賊情而遁然尚沿海岸也逮秋日
而中軍入泉泉漳諸邑城同時報復 王卽首諭大
選士爲城民而撫之於是海內之奇傑響赴遴其最
昇爲巖邑令侯首得吾邑單車抵署謁廟齋神尚遲
偏師一掃也非憑城無以固志乃大集一邑紳士衿
耆使各獻議僉詢協同酌以特裁恭詳於部撫按道
鎮府館諸大人罔不諧嘉報命予 大將軍世子敬
以丙申正月朔有五日刑牲啓土禮委僚屬合督之
紳士副督之吏史耆老分六門限夾尺衆督之其用

財節取諸將現當之九甲而十甲紓其勞也其用民夫自坊及里由近暨遠迭爲畚休什伍而均節之也其審形勢則以三方臨河灣環如帶獨北擁山麓賊從所窺伺力新則功堅固始基之也其用備築諸器物使田家及匠作新舊半之俾役丁自携完日償之不濫汎濫額重苦民也其用收貯給散不專寄耳目令督員互相勾稽候時自摘發之雖有巧難作竄也其自用精神朝夕畚插間終始無怠容則我紳士魏之勸勉慰其懈者而間以意外之惠獎賞其勤者則

匠丁懷之或謂遠里追呼不前恐誤期會奈何愀然曰凋殘未蘓恣恣歐之與其重虐寧可獲罪斯其精誠惻怛沁人臟腑間若此民初以慮始爲難疑未卽赴赴亦惜力旣而鼓舞邪許一洗悍習自相伍者十之貧富不較勞逸不分至婢僕子女亦郡趨將事往來使君車下侯笑而過之禁令毋叱喝之也最異者日役工千有四百計五十日不啻數萬轉石運磚雉堞輻輳間保無錯趾折肱之患夫民構一巨室時日匪祥或以病告不則跌矣况茲大役而卒保康吉絕

無不虞神若或陰相之矣識者謂侯深時利之學精
人和之道得道者多助復城一事即見其端城竣而
侯蒿日山中又起而用兵矣以二月望有五日報成
于 王周圍約六百六十餘丈有奇垣連女墻堞子
高二丈一尺濶一丈八尺門四水門二較舊加高壯
扁南曰澄清北曰拱秀東曰定濤西曰安泰登高而
望之真如鳳舞龍翔矣於是二學師率庠友及與有
城勞者咸樂厥成謂侯是役字我屋我招揀而固護
我我等可無餘力再竭彰大功以垂永久僉謂余光
龍若日久從侯乘城詳觀侯之精誠感孚八天交佑
非但勤慎廉敏而已當頌揚毋後余以不文辭者再
以草野衰廢辭者三衆固強之惟侯亦不以拙朴乏
偉觀嫌也敬與紳士合詞而縷述之以勒于石樹之
道左其費計 千 百 十有奇徵自十八里九甲
免後之數其與督工若官若吏若衿若鄉耆及樂助
諸姓名列于碑陰嘗

皇清順治丙申季春之吉

都丞來承祉攝篆重修儒學碑記

黏本盛 諫

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畔工之於肆固有少習心安異物不遷之所學宮之重有由然矣然古人養老饗賓聽訟受成以至獻囚獻馘禮樂兵刑靡不具乎其中蓋教化攸繫民物具瞻無論京師首善卽鄉國黨術尤賴有大賢之司長爲之父母師儒立其原而端其表故言偃絃歌以學爲治鄭僑鄉校以治通學斯夕涵泳習聞習見者不必皆士而皆可以士後世以芹藻之事僅屬學宮而吏治民風若與環壁橋門判然分岐咕嗶諸生亦且借黌序爲榜榮之寄鞠草荒庭

有所不顧反不如農畔工肆者之守而勿失何也無父母師儒爲之立其原而端其表也漢文翁何武嘗多方廣勵文翁修學宮於成都每出召明經飭行者與俱俾傳教令蜀地大化何武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誦論然後入傳舍故循良著稱當時之吏治民風至今猶可見焉清溪爲溫陵望邑山水區會先儒之所過化人醇風朴其間德業文章昭昭若揭者孰非出於明倫執經之子耶學宮建于邑內城南邇歲兵燹頻仍櫺宇傾圮蒿萊叢生有司執掌簿書控

忽戎馬間未遑過問康熙元年壬寅秋郡侯司馬來
公攝視安篆甫至謁先師文廟四顧瞿然曰是豈
所以崇聖人而敦名教哉遂重捐俸金率諸學長鳩
工庀材百爾偕作殿堂門廡甍垣之屬皆繕葺崇奐
巍然一新不動公帑不傷民力都人士嘖嘖謀勒石
以誌不朽群請序於余以余起家安庠今又知公有
素也公起關中名儒以清白世其家著述甚富方涖
泉時海疆多故飛鴻播野公沿海奔馳極意軫恤出
橐金給民牛種墾荒田六千餘頃又輸資重爲築堡

蓋屋捐米施粥全活萬計然公素絲自儉一蔬一薪
毫不累及民間至於課士聽獄刑清政簡除里弊減
夫役種種善政輒欲跨交何而上之斯其以學爲治
者乎斯其以治通學者乎時王春將告竣適關侯以
是月榮任而理所未竟之緒力贊厥成焉是天若留
此以成來公與善之盛舉也因得弁書來公諱承祉
號駢第高陵人登辛卯恩拔關侯諱弘異號馮友粵
東順德人登歲進士而董其役者博士孝廉張公諱
冕段公諱有綵也是爲記

重建青林巖記

清令關弘異

邑以西四十里許爲依仁統圖有古刹名巖曰龍安
嗣曰青林層巒遠翠幽勝迥然五代時清豁禪師所
建也從茲而興廢不知凡幾矣余康熙二年春正抵
署適造舟取材匠役播毒據民籲念切卑馳馳禁雨
暴至避宿于斯因瞻梵堂棟折垣傾惻然有聿新之
舉而里中陳白蔡諸生住僧遜機與有績焉盍記之
且有奇者堂大柱八圍周數尺高三丈俱蠹蝨不堪
偶搜密鼓中得八株恰如高大旋慮與崇殿非銀同
某匠難以勝任有老人往呼之偕來初不知爲神也
匠到正符興工董督如意詢備知乃其詫以爲神也
噫不亦靈奇矣乎當廢而興數有嘿司予繼前人而
重修後人又繼予而重修自是刹益古巖益名豈不
彰彰較著也哉是爲記

新建龍津浮梁碑記

縣令謝宸荃

自昔邑以溪名曷取乎溪也意自邑達郡仕帆估舳
往來上下與夫粟米之轉輸樵蘇之弛負皆溪焉是
賴是有取乎溪爾然從未安迤邐而東山徑百里朝

裹糧而夕晉江豈盡從事於舟楫乎龍山南市屹然相望其限之也溪實爲之合溪而徒必截流以登使無以善是溪者則是溪也利害相半邑何必以溪著也山川丘陵特地險之自然端賴有人焉起而裁成輔相之余叨牧茲土甫下車輒徘徊龍津之旁見涉者爭渡喧聲如雷幾有相胥及溺之恐徒枉輿梁余責誰諉乎第以初蒞藍水舊案山積簿書旁午竊有志焉而未逮也茲荷

各上臺政簡刑清與民休息余得以其暇相度岸址鳩工庀材爰造舟爲梁披星帶月躬自督率二十日而成雖落雁臨波難比杜預半規之式長螭橫渡殊慙李永七星之工然自此而揭厲無艱矣自此而溯洄靡懼矣朝來入市不羨祖龍之鞭暮欲歸田可廢沙棠之擢且也鎖連絕岸叱馭無勞梁偃長空問津可免是溪也誠有享其安瀾而忘其險阻者猶得云利害相半乎然是後之興雖日人事亦有天數焉余始議經營將復舊製一夕溪雨滂沱昔之纜浮梁者半從山麓而出邑之人咸加詫異以余有以格夫山

靈也余敢貪天功爲己力哉說者曰邑三面阻溪環流映帶民物康阜以之人文鉅麗以之使非設梁以殺其流建亭以護其勢則邑無以善是溪溪無以利吾邑彼潺湲者又何取乎余聞其言而躉之剡木爲舟數十有八上覆以板旁設欄楯閑之有亭翼然位於中央顏之曰露沾霞浮呼風吸月一以表勝概一以新舊俗此都人士庶幾食溪之福曉然于邑之以溪名而誠有取乎溪也爰勒石而爲之記邑之紳士里民例得共書并鐫姓名于後皆

皇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孟秋之吉

安溪縣志卷之十一

序

柳堤序

并詩

詹敦仁

夫柳之性斷根插地遂有生意越一二年而籠晴蔽
陰矣予不知天地生物之心且得以爲負未息畊之
便焉况是木刪之則枝葉倍長剪之則芽蘖滋多又
得以供火爨之用焉時方春也綠染方勻柔絲裊風
攬詩腸之百結宜吾一詠而一觴也春云暮矣雪絮
飛毬悠揚遠近歎人生之聚散宜閒居而自適也於

是秉耒就畊書橫牛角鋤且帶經或偃息乎繁陰之
下開卷自得悠然而樂雖盛夏溽暑白扇可置風袂
自快則是柳之繁茂不謂無庇物之効也俄而涼颺
颯至一葉驚秋露滴踈枝月篩淡影放出千巖霽色
靜籠數頃黃雲覺歲月以驚心歎年華之暗度雲雪
飄飄未春而絮青山改色覺老其容旣當收歛暇餘
迺且呼童削其繁冗伐其朽蠹夫插柳之効予旣兩
資其利泚筆綴字以示後人仍記之詩曰種稻三十
頃插柳百餘株稻可供飢粥柳可爨庖厨息來柳陰
下讀書稻田隅以樂堯舜道同是畊莘夫

流惠亭修禊序

陳宓

得暇日邀佳友尋勝地賞良辰昔人以兼之爲難况
縮銅束帶吏議拘迫僕來安溪愛其山水事煩才短
此事俱廢積雨快晴吏以告休童子曰非修禊辰乎
於是命友聯騎東出龍津橋步登高山山上有臺翠
巘旁繞下瞰曲湍如過几席盃行到手疾於飛羽詠
蘭亭之章如與昔人同處一席少焉西登鳳池橋憇
于中亭清風掀袂如跨虹登漢拏舟抵流惠亭平湖

偃日紫荷刺水白鷺窺人草木芳蔚遊人堤上不絕
依稀錢塘西湖酒半假筆匆匆舍卽景成詠回泊雙清
閣五峰屏立一水鏡淨觴一再引日薄意戀戀猶未
足嗟乎樂不可極遊不可放斯集俱同心友又子侄
偕來向之數美今已盡償其所得不旣充矣乎詩以
蘭亭修禊事爲韻

文

重建縣廳上梁文

陳 宓

藍溪古縣桐郡名鄉市環千室之絃歌水遶萬山之
耒耜民居錯落旣日盛而歲繁公宇卑陋顧風旁而
雨上庸改高明之觀以通幽隱之情役不及民財惟
節用耽耽梁棟夏涼冬煖以俱宜衍衍賓僚辰入酉
歸而其治必省內以無慊斯面南而不慙未能鳴單
父之琴遠希子賤姑少葺襄城之廨近效忠宣肇舉
修梁敢申善頌拋梁東袞袞清波湧日紅試問百川
朝巨海何如萬國仰重瞳拋梁西百丈新虹跨鳳池
多謝邑人齊盡力春風隱隱上雲梯拋梁南玉立巍
峰觀面三下徹碧潭秋夜月此心此景兩停涵拋梁

北君王不戰邊烽息 從此定無人四海由來歸
有德拋梁上日月風雲妙相盪須知天命豈難諶曾
謂愚民庸可誑拋梁下萬頃黃雲喜多稼從今風雨
了無憂只待冬深觀臘蜡伏願上梁之後時和歲豐
民淳俗厚春風百里總鷄棲犬臥之鄉午日一庭無
雀角鼠牙之患庶竭忠力少報君恩

書

答當路陳民情書

理學名臣 蔡清 虛齋

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隘如今浦城縣仙霞等項及

福清縣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詫為險峻抑不
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千
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董以
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枝架其上以渡甚可危也又或
林木蒙翳披一罅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
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帶滿襟裳當時平無事
行者無誼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漳
賊温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委棄
貨產奔入泉欲從陸行則恐賊伺其隘萬一無生姑

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任載胥及溺皆無
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端諸葛
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爲務今職方內
地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視爲度外設使
溫文進輩稍有黠鼠之智不離穴以卽平地則官軍
雖數十萬其如不得方軌不得成列之徑路何恐亦
未能勦絕如此之易也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
路者犯涉艱危亦有司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
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地大姓或照里分相
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
路如旁岸之徑原用木度則去其腐且小者易以堅
且闊者或架方橋于其上又善矣其木石則取之左
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刊之焚之使獸蹄稍遠
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貲而濫
費於淫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彼爲此督諭
有方蓋未必不幡然樂趨也未必皆勞鞭箠也如民
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爲
大助

辯

辯經總制補解錢

竊見經總制之名出於宣和未陳亨伯之手當時未至已甚紹興中催行經界之法首稅契約者紛然故其額最高一時儉人輒爲比較之說比一歲後稅契有限經制總之額無緣登之議未嘗不歎息亨伯之失於前誠有望諸君子救之於末也本縣地瘠民貧而又經界不行民之逃產者比比皆是切恐更數年後不可復爲經總制之額本縣所納遞年自有常數

已是極費支吾以踈謬之人爲之得不至乏供誠爲大幸今承使庸行下青冊俾逐月發指定補三百千只補今年八月以前欠而九月所解並要十分登足不理指定之數此是近來酷政諸邑苦之方將訴於府判監簿以求伸也府判監簿當從前後一定規模不宜循此近者酷政是必胥吏有以上惑清明伏惟大賢孜孜爲國念兵食之不可缺而不知兵所以衛民若使小邑摧膚剝髓以供軍實則是以牙爪而病腹心豈府判監簿之本心哉區區不敢不辯者正以

縣有常法不宜於今日頓使增也倘蒙台慈矜下邑之民貧特照遞年之數與物亦不敢恃寬弘而不加意於催科庶幾少行其撫字之志耳

頌

重修文廟頌

張

讀

宋直講

醫巫卜祝術陋技痺不忘所自拳拳於師事三若一殆無媿詞夫子之道兩曜二儀義黃以來管攝在茲從爲正路背則他岐得爲中夏失則南蠻柰何爲邑帝處厥詞猗歟鄭侯仕學優優念治扶教每思其憂

祠宮圯陋慨然興修官寮協志邑子贊謀百皆具舉鼓馨弗休煌煌大厦幻化道周展我夙心奉祠春秋俎陳豕羊籩薦棗修降登拜伏宛在魯鄒維此安溪邑泉之西水鏘玉佩山峻雲梯逢衣藹藹趨向不迷桂籍鷓班序次高躋新宮告成驩連耄倪鳳髻翠律三峯環崎前列後擁氣吐虹霓異人穎客鵬冲驥嘶大夫之功高與山齊按重修文廟不知何年其言鄭侯必鄭自明也

縣令楊幹生祠頌

陳捷卿

噫嘻揚公薰陶善教古人之心古人之貌心正而清
月瑩水壺民之慕公一日無渝貌儼而溫璿璵炳煥
民之仰公一日無慢煒矣丹青肖公儀形非敢為報
于以寓仰慕之情

賦

戮雙虎賦

鄒

魯

本學
教諭

正德上章執徐春仲甲申吉水龔公令安溪之四月
忱茲邑民久懼虎患乃焚文於城隍之祠矢神必獲
越翼日乙酉果戮其一越三日戊子又戮其一民胥

神之予日擊其事乃為賦其實焉辭曰繫皇穹之賦
物兮厥洪纖之夥繁溥元氣而磅礴兮均虫臂與鼠
肝直造化之無心兮紛並育乎兩間胡盛沴以妨化
兮迺黠悍而冥頑蛟螭產于溪潭兮跌蛩藂於荆管
鬼車凌空以呈怪兮魑魅蝥蝥之恣夫貪殘惟虎狼
之醜獍兮伍衆醜其尤烈雖魑魍之殊形兮具養威
於巖穴朶逐逐之饒願兮磨虺虺而齧齧恟生民之
罹毒兮愜棲止之婉脆駭欣犴觸而褫魄兮詳踰吭
之弗盈嗥狝狝以驚森兮豨豨曾曷以寧繪彌町疇

於郊垆兮時跋扈而憑陵嗟復齋之遐逝兮孰化覃

於生生

宋陳宓號復齋莆田人爲安溪令邑有虎患復齋爲文禱于神明日殺二虎乃惟

西方之美人兮龔渤海之華裔咀椒蘭而佩茝蕙兮
葺葑蘅以爲戶皇旣重之以修能兮錫龍章與侯土
槐清溪而前宿弊兮脫痲痺以煦軀彼猛獸之爲患
兮固前政之攸瘳侯引咎以責躬兮謂天儆余以紛
攘爰作冊兮禋禱適闕逢兮辰良與靈修兮訂約異
速逝兮遐方越厥明兮旃蒙有奔告兮侯之宮曰虎
夜涉波兮茲困于叢洵侯之丹悃兮幽明以通侯心

巖其奮迅兮選獍夔以從事羲和屏翳爲之先驅兮
羗發縱而指示鳴鉦鼓而聳肩兮剗鎗銜之剗割操
殲鈔與弓矢兮直誠往而前攫尤物咆哮以跳跟兮
撓萬夫而辟易獲山靈之默相兮我威用以歎赫爰
洞厥臆兮貫囑血若泉兮流紅乃陳功兮車下載戢
戟兮橐兮越三日兮著雍于溪澣兮復殄其雄餘以
橐而遐犇兮偏黔黎以席慶念伊誰之攸芘兮荃有
翼之人龍予追夫昔之伊耆兮殲猘貍與封豨逆犀
象於窮荒兮疇克續夫蒼姬彼驅驅而戮蛟兮固聖

謨之莫企也亦流芳於千載兮侯驟之而曷愧也重
日維彼鷓鴣肆厥兇兮民罔攸措心忡忡兮有赫者
侯憤于衷兮爰命冊祝達神聰兮精波感召置郵同
兮尋殪其虜餘潛蹤兮民以寧止頌聲叢兮粵昔九
江洎弘農兮哲人風響迨今雄兮侯之碩膚諒同功
兮我摘厥辭孰鑄礪兮千秋萬禩以永譽於無窮兮
銘

擇善堂銘

陳 宓

人心之善知之必明厥見不惑擇焉始精道既在我
云胡不行顏氏得一拳拳服膺執而弗失庶幾有成
惟知仁勇一之以誠不勉曷至用念友生

念齋銘

道不遠人欲之則至心苟不存則爲自棄人亦有言
聖狂質異質以念移本無定位於戲敬哉益勵乃志

歌

民歌

我有衍土鳳山之陽昔焉蕪穢今則民歌農桑旣溫
且飽復習乎典章嗚呼帝力於我其忘

詩

辭王昶袍笏命昔無燕然今限尺詹敦仁

爭霸圖王事摠非中原失統可傷悲去來賓主如郵
傳勝負干戈似局碁周粟縱榮寧忍食葛盧頻顧謾
勞思江山有待早歸去好向巢林擇一枝

遷泉城留侯招遊郡圃作

敦仁

當年巧匠製茅亭臺館翬飛匝郡城萬竈貔貅戈甲
動千家羅綺管絃鳴柳腰舞罷香風度花臉粧勻酒
暈生試問庭前花與柳幾番衰謝幾番榮

寄劉乙處士

敦仁

音問相忘二十秋天教我輩到南州無窮風月隨宜
樂有分溪山取次收好語傳來如昨夢離情欲剖帶
春愁何時載酒從東下細與劉君叙昔遊

遣子珮訪劉乙贈以詩

敦仁

掃石耕山舊子真布衣芒屨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
處知是當年鳳閣人

題九仙山

敦仁

太白歌中昔未聞佛天高處却逢君姓名不落人間

世何事今朝不望雲

題三石將軍

敦仁

屹然相對兩將軍化石經年久臥雲待把山河還聖主肯隨方國策元勳

諷南漢劉君儼更名夔詩

敦仁

伏羲初畫卦封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旁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諱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靈商靈羿僻節盍竅樊異

梁復踵已非時亦迹舊事翫杰自其一蜀闖是其二鄙哉仇啓名陋矣越黜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率慮囹囷星胤思匡丙峯企罔及墨嵐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龔懷僭偽吁嗟毒蛟輩睥睨飛龍位龔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愧未弘來問辱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伏韓智因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

追和秦系辭張建封詩獻陳洪進 詹琲

誰言悅口是輕肥獨酌鴉兒嗽翠微名利薄於秋帟

扇羊裘煖甚紫羅衣心隨倦鳥甘栖宿日送征鴻遠
奮飛擊壤太平朝楚客鳳山深處覓光輝

過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絕類建劍間山水佳處

因吟

朱文公

驅車陟連岡振轡出林莽霧霞曉方除日照川如掌
行行遵曲岸水石窮遊賞地偏寒篠多澗激淙流響
祇役未忘倦心神暫蕭爽感茲懷故山何日脫征鞅

題鳳山菴

朱文公

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通元峯頂不是人間

賦梅堂十首

錄其二

陳

宓

宋知縣

濃霜輕雪如清華暖日烘時祇見花天意似憐塵世
界故將茅舍換仙家

老覺無情戀物華玉塵那復惜飛花春風祇在襟懷
裏試問藍溪吏隱家

題清水巖

陳宓

飛溜無時斷行雲一日停半年嗟苦雨三度扣禪扃
巖岫方從認松篁恰得醒草木多掩映岸竹半伶俚
舟子應頻喚山農訝屢耕濺衣黃土重侵屨碧泉冷

溪合高低白林迷上下青乍褰綿作障重展玉爲屏
 古佛靈如在微官德豈馨心懸炷香案容肅換衣亭
 晚照催歸騎清風惜暑櫺凭高閑一顧人世是浮萍
 題縣圃三首 錄其一

陳宓

宋縣尉

曉來初日滿林光猶見枝頭梅子黃一對蟬聲相上

下柳絲搖曳與俱長

題龍津橋

陳宓

兼旬積雨截晴虹洗出溪山罨畫中別浦漁歌來暝
 色長橋人語半秋空

將歸留宿雲津閣二首

錄其一

陳宓

三年飽識溪山面未省煙雲際曉生閣迴橋長正相
 映桃源圖上有人行

遊月湖

陳宓

平蕪幾載翳雲煙一日重開便豁然須信耕桑皆帝
 力謾將歌詠祝堯年金堤新插千株柳玉井仍看十
 丈蓮縣令願同民快樂西風來看繞湖田

題清水寺

曾從龍

狀元 晉江

壁立崢嶸萬仞峯騎鯨俄蛻葛陂筇空流詩句傳千

古今在蓬萊第幾重岩上勝游成幻夢壁間遺蹟暗
塵容山僧好把紗籠護莫學閣黎飯後鐘

題等法院

江白 宋縣尉

滿路煙花畫不成棲桐佳致古流名院隣翠障千尋
碧門抗寒溪一帶清晝影亂雲遮暑氣晚涼疎雨送
秋聲我來到此慵回首倚檻吟觀海月生

題真覺院

夏臻 主簿

半天聞梵唱一徑踏松陰起石雲千仞懸空瀑萬尋

題大脣小脣山

黃銳 宋知縣

一嶺復一嶺一巔復一巔步丘皆力穡掌地也成田
線引山腰路針穿石眼泉脣山同是號此處合生賢

題宗教院

劉鑄 宋知縣

雨過江山麗春深笋蕨肥扶藜蒼蘚破移榻亂花飛

嘉定庚辰登清水巖記事

連三益

蓬萊一境最奇哉門外坑流傍石隈巨竹不知何時
裂喬松總是昔年栽石移莫匪神功運崑築更無山
鬼來料得衆僧行道處天花穠郁遍蒼苔

舟行藍溪寫懷二首次紫峯陳先生韻 錄其一

黃階憚知縣

更鼓分明空谷音獨憐世態有浮沉乾坤何處非儒

業好吐丹心九陞深不終冥理轉世數品榮更燕山

清溪宮寫懷長就對不期日龔不穎知縣

歇馬湖頭路亦多多情無奈簿書何鼠牙雀角真堪

厭秀水佳山喜再過修竹拂雲來鳳鳥青松夾道掛

藤蘿羽人解說絃機妙坐聽深更苦睡魔

同注潛源兄經營白葉堡宿多卿樓二首錄其一

一詩唐知縣愛南安

石甃連雲暗肩輿帶雨行足知山勢險身為國謀輕

野鶴依人立靈鼉掛竹鳴風寒春未透酌酒聽泉聲

東嶽勸農汪瑀知縣

四陽初動鳥催耕稅駕東臯載曉星饁餉私田泥滑

滑筵開官閣雨冥冥鶯啼隔葉懷音好柳拂高堤照

眼青日暮何當髦士集春風桃李醉翁亭

初登大湖巖戶部詹彬汝宜

發源自佛耳名剎難稱儔不雨山長潤無風氣亦秋

啣杯僧共坐穿徑月同遊寄語長安客何如此地幽

和韻

李瀾舉人

登眺舒忙眼有僧臥石雲林深迷故蹟池漾渙真文
樹影高低見琴聲左右分君親願未慰愧宿太湖村

游清水巖題

邑人詹仰庇 咫亭侍郎

岩峩佛閣萬山岑泉瀉聲寒曲澗深雲度孤峯若有
意僧來芳徑自無心飛蘿影外天花落亂樹空中野
鳥音到此已知塵不雜况逢遊客早投簪

重遊清水巖

咫亭

面擁琪林翳耳喧玉髓鳴一時天幾色半榻鳥千聲

佛室雲長護繩床月自明重來支遁僻更得故山情

登東嶽題憑虛閣

咫亭

玉殿香飄翠影浮東巖真氣亂峯頭千村煙火孤雲
晚百雉山城萬樹秋大嶺霞殘飛過鷺清溪天淨舞
潛虬盤桓且醉今宵月况伴神仙太乙樓

又

郡人黃鳳翔儀庭榜眼

崔嵬飛閣散秋晴把酒凭欄近太清簫鼓聲高催落
照郊原望盡俯孤城千家煙火連雲渺一片溪山帶
月橫自笑老來身不繫良辰勝賞却關情

又

郡人林雲程

震西

人座青浮佛閣虛山光長護白蓮居清溪縹渺慈船
渡寶篆氤氳劫火餘蟬咽秋聲催落木鳥啼菩提樹說
真如平疇萬井村煙靄知是宰官化日舒

九日登馮虛閣得登字

郡人秦鍾震

耻壘

每逢佳節喜高馮雖復望遊不厭登溪上雲峯秋我
老尊前騷雅舊吾朋敲殘鐘磬空林月挂剩煙霞古
壁藤况值山城踈警柝茱萸一插話孤僧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冬十月游清水巖

分巡興楊際會 乾銘
泉道

卓錫何年飛此地上人去矣杳難尋菩提樹老疑成
果羅漢松高已結陰徑入蓬萊青嶂擁洞封蘿薜白
雲深車塵擾擾應慚我虛閣凭來一嘯吟

清水覺亭

太和廖侯建亭以覺名是日同遊

永春八十三翁顏廷桀

桃陵

履自上方賜身猶一索懸石磨封蘚字亭坐散花天

千級梯雲上中宵抱月還

余宿崑中
候返縣

宰官心似水豈

為世情牽

題清水巖

時六老同遊

郡人莊國禎

陽山

捫蘿直上最高峯遙聽僧堂已晚鐘石壁峻嶒無鳥到洞門幽窈有雲封一泓清水流千古四望蒼山疊萬重自是勝遊天不斷故教皎月掛孤松

又

林雲程

石勢嵯峨入碧空盤紆路轉梵王宮崖高斜掩半天日野曠迴吹萬壑風遊子籃輿穿樹杪高僧錫杖度雲中巖花澗草幽相媚坐眺行吟興未窮

又

歐陽模

八山

千尋鳥道見山巔四遠螺亭倚澗邊樹掛雲烟迷野色徑迴翠藹入禪天磨碑細認前朝字凭檻轉思出世緣此際凌虛真境界携棋對酒伴閒眠

又

黃鳳翔

空亭谷口敞晴暉迢遞層巖一徑微翠壁丹崖開寶地寒花細草拂荷衣苔邊雲影僧頻掃松下碁聲鳥不飛選勝何須方外去浮生到此已忘機

又

林喬相

錦峯

褰帷遙指最高崧一望蓬萊碧漢中鳥道餘寒霜更

滑鷄聲唱曉日初融孤村烟火空林見隔水魚樵野
渡通鐘聲杳聞深樹裡相携步入碧蘿叢

又 倉仰庇

禪居杳在白雲層石徑陰森曉氣澄法水唱來明夜
月香枝臥出曉寒藤青山載酒隨閑到飛閣聽經倚
醉登五老風流千古勝幽期憐有一髯僧

清溪八景廻文

刑部 秦鍾震 伯起

陰晴幻貌山環郭日出啼禽春木麓深澗流雲抱石

眠林芳隱鳳標靈嶽 鳳麓春陰

峯外雲光搖彷彿往來任掉孤明月溶溶水浴脫鷗

輕龍劍空吟羞白髮 龍津夜月

臯東水竹繞人居曬網晴風早圃鋤高隱卽仙尋向

路桃溪舊訪一舟漁 東臯漁舍

南市橋頭溪徑斜醉春供酒有人家探囊更取呼鮮

販簞出生魚兼俎蝦 南市酒家

蘆殘舞雪見高秋細雨踈燈夜泊舟無處無波隨泛

泛枯榮感物使人愁 蘆瀨行舟

磐石碧流清坐笑柳枝低掛長絲釣安能靜慮濯纓

塵歡水遊魚忘趣妙

葛磐坐釣

閩瀛到者誰遊客好事春山高枕石涼吟輕烟帶杖

藜蒼蒼倒影斜陽夕

閩巖夕照

仙苑僊林雲是家錦枝千品艷開花烟生水煖春風

曉天慢飛花散彩霞

薛坂曉霞

題青林巖

詹仰庇

千峯松檜蔭諸天一澗紆迴瀉百泉遊客自來春草
徑仕僧為掃暮山煙黑猿將子穿林過白鹿騎人僂
石眠榮辱已知身外事欲依此地學參禪

登青林巖訪重脣作十咏

錄其二

池顯方

同安舉人

貴湖山頂一潺湲化作銀河撼萬山
匯至巖前聲漸細恐驚師定喝教還

白水湫

春來丹杏爛巖阿雨後新曦色更酡世俗湯誇紅十里此山開落不知多

杏谷

題馮虛閣

戶部主事李鳳鳴

閩瀛

躡屐攀藤過烟霞祇樹林俯城寒漏徹到處白雲深
如是風清梵榻來月滌襟無人賢度輩解道淨蓮心

龍潭

同安進士郭貞一

元侯

殷殷觸石氣如虹灌莽驅除見化工四海龍蛇方鼎沸一潭魚鼈溯雲淙釣臺烟雨竈磯上納麓風雷鳥道中地勢遙深天亦小樽前抗首問詩筒

遊宗教院步壁間韻

洪垣星

遜菴

癖慵久已痼烟霞此日風流憶謝家山靜渾忘塵遠近院深不辨世囂奢禪心明滅定無定宗教色空斜未斜衣鉢猶傳晉代舊優曇非復昔時花

覺亭

清水巖

散步凭欄俯碧叢滿眸烟色有無中蒼苔踏破凌崖

頂覺路喚迷始悟空

羅漢松

是爲祖師手植

洪垣星

昔傳身似菩提樹今見手栽羅漢松諸品都空誰不壞祇留蒼骨老雲峰

僊境巖

在長泰里

卓晚春

莆田

不到山中不識山山人今日在人間人間如何何不
太洞口桃花春自閒
晚春有道術莆人呼爲小僊遊此題壁間

春杪憇泰湖巖鏡園次少司寇咫亭詹公韻

縣令湯貞克正

一鏡園開倚石關
叅天萬木向人間
臨池鯉向偈中
躍洗鉢泉餘空外
潺檜老自靈龍象
度茶新能幻雨
雲還只今選佛真
如界百丈圓明方寸間

冬日遊藍溪清水巖

進士葉獻論懷蓼知縣

誰說曹溪鉢後孤
此山蘭若復相須
層巖萬里禪光
遠曲徑千迴
蛻色殊聽石寒流
龍不毒依蓮寶偈
火還無多羅樹裡
諸天喜今日重清澄水珠

遊清水巖

謝宸荃

宸荃字亮工號即屏北直保定府安肅縣人辛丑聯捷進士任安溪知縣

崢嶸峰巧聯湍激波
濺濺筍嫩堪飮腹茗
鮮足潤咽亭高風露
籠殿古霧雲烟寂靜
有何事踏看不一邊

又

清境名傳最上峰
拋煩陟險興何窮
巖巒疊纍挿天遠
溪水盤桓透地通
危坐淡圓萬慮靜
叩心靈慧百緣空
頓叅幽邃一般味
迥邁風塵勞攘中
撥冗尋幽陟岫巔
另開眼界別為天
鳥翔環遶鳴隨

性花發嬌妖枝闌妍綠樹蔭濃炎暑遁青楓葉茂爽
涼旋閒來題咏無多事一日曠遊一日倦 其三

同 籀老遊清水巖

鳥閒雲淡堆高嶽苔綠蔭濃爽氣侵這樣清幽圖一
幅堪招勝友共披襟

又

謝宸藻 字敬工

選勝尋溪上碧岑白雲流水自音音閒看僧定頻翻
貝靜對騷壇幾弄琴澗水曲滌苔蘚薄亂山環護薛
蘿陰訟庭雀角春來少暫訪當今支遁林

又

謝世晉 字子進

戩却繁華地特來幽邃邊樹稠蔭掩映竹茂影踟躕
峰陡亭風迅灘灣溪水旋一般清致景俗輩難傳焉

又

謝承晉 字子最

山高徑紆彎水細漾波潺到此澹幽地徘徊不忍還

又

謝凝晉 字子端

傳說佛勝境不憚登臨來處處人遊過清真獨樂哉

又

謝桂馨 字

盡日尋芳蹟峰巒不勝扳清風堪解衣笑傲在其間

又

攀援暫偷閒謾說登臨艱一派寂清景遊看難遽還

又

山不在高峰陡掀水非為深灘潺湲一般清味遊人

識澹却大千萬有繁

羅漢松

謝桂芬

菩提樹已久流傳羅漢松今見鬱挺空寂門中何所有昔年手澤萬年延

清水泉珠

謝桂蘭

偶到清巖下泉珠湧湧流滔滔不絕處滄海詎難探

謝宸鏞

字揚工

覽勝登茲地清幽自不羣空亭碧樹簇絕巘楮烟霧古殿留殘碣荒臺照夕曛醉餘連騎出香霧自氤氳

謝宸鐸

字振工

蕭寺遠披榛名山自結鄰疎鐘清梵寂香刹道緣新說諦同僧飯烹茶汲澗粼塵氛應不到客夢寄松筠

謝宸隣

字欽工

微雲點綴碧山屨珠箔涓涓下翠涓白日印持無着

處金繩起覺不言時鶴窺松舍茶初熟路入雲根客
到遲共話無生忘日暮暝鴉飛盡月如規

覺亭

謝宸佑

字代工

碧樹重重透白雲探幽策蹇日初曛
鐘香藹花將暝曲徑筠深影乍分
劍氣自能凌碧漢琴聲蚤已奏
南薰山亭偶憇烹雲霧卧閱無生貝葉文

雲霧茶名

謝宸錄

字叙工

僊梵散珠宮桃源此地逢鳥馴窺戶
牖泉瀑響房櫳月桂空巖落名香
法座籠無生聊共証且莫嘆西東

謝宸鉞

字惠工

恠石撐天半呼朋共躋攀孤亭侵碧
落高士遠塵寰峰轉橋如帶溪迴水
作環家山如在望暫此解愁顏

遊清水巖

顧鼎錫

浪跡天涯到十洲山腰如線水如鈎
人從鏡裏探花信鳥向雲中度麥秋
塔影岩巒遮鳳麓梵聲縹緲接
蜃樓荆州洵美非吾土清晏江山且
共遊

牛星輝

字凌宇

孤塔藏真隱翠微坐餘香雨却沾衣
閑雲一似禪心

定影落山椒靜不飛
香雨晴嵐水閣深
一

贈太湖巖自來木猶存

謝宸荃

殿閣功成有自來
連連續續不曾灰
至今遺木仍然

在萬古千秋世世推

遊青林巖

謝宸荃

蒼蒼古剎巔迥異
口頭禪參得林中意
超然千萬緣

贈建寧喻二府首薦

謝宸荃

遨遊宦海廿餘年
美政芳蹟到處傳
秦地瘡痍魯振

起楚疆刀斗經安全
威揚東粵蠻煙靖
恩浹江南蕩

漾綿八閩惟良推第一
姓名見上金甌前

謝卽翁父臺華誕

因清溪八景
聯韻恭祝

洪龍見

鳳麓春陰馴雉時
龍津夜月賦新詩
東臯漁舍歡呼

徹南市酒家醉舞傲
蘆瀨行舟長破浪
葛磐坐釣閒

垂絲閬巖夕照開
陵翠薛坂曉霞花
滿枝

聯

重修縣堂聯

謝宸荃

百里分符敢云才
浮於任惟是朝乾
夕惕制心制事

比露潔冰清冀追
踪夫龔黃卓魯

一
同宣化每思道貴乘時不辭盤根錯節宜興宜革
等日光雲燦尚躋世以虞夏商周

重修明倫堂聯

閩苑鍾英聚崗巒之淑氣會看品貯商霖道扶義馭
伯仲填吹泮壁共留心於地緯天經

藍溪濯錦渙宇宙之大文竚見才奔陸海筆瀉潘江
卯辰翻彙雲霄侈摘藻於王堂金馬

傳文

疏

明隆慶二年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題爲納
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紓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
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
貴乎悟之蚤止之亟也昔仲虺告湯曰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召公告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
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
告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言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

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不可遏雖有忠臣進諫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戶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莫不仰頌聖德謂能悔之蚤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用價直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庫缺珍珠着戶部買些來你何這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

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天聽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亦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但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陛下玩物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羣小得以乘間撥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臣聞珍珠寶石多藏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

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其請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眎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更宜敦尚節儉痛加修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儆畏復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爲祥不可得矣伏望陛下以湯武爲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旨今之旣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誤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奉聖旨已有旨了

隆慶二年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題爲嚴究恣肆內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近習蓋人君深居九

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爲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宮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臣聞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宮斂迹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爲此也兩廣弗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爲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讒巧姦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

之耳目將欲假此以爲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宮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將內宮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一切煙火燈棚悉行禁止則於聖德不爲無補聖身不爲無益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頭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

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
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爲甚臣謂京師者四方表率也
陛下旣以節儉爲天下先而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
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廠衛禁革使
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
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
道

隆慶二年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爲披摠忠
悃乞加慰問中官以全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先帝
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陛下簡拔
擢臣臺職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
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身碎骨
未足圖報竊謂臣居言官有見輒言無非忠君愛國
之誠或者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
中機會外此皆謂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聖
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
一煩瀆聖聽竊舉事之最大有關聖德者爲皇上陳
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

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
殿下先帝所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
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
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向已多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朝晝懽慶
羣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侍
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
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
世之譏何其如爲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
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命直侍曉事宮人奉
以湯藥加以慰問則皇后抑鬱之氣以舒而睿體亦
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
爲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
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
有餘辜也用是傾瀝心血冒犯天威伏望俯賜鑒納
臣死亦瞑目甘心矣奉聖旨后侍朕多年無子又多
病近有疾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
宮中事多言姑免究

隆慶二年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題爲財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羣臣各陳所見以爲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於奉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於所見有裨財用者爲

皇上陳之臣於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宮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各庫行厰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間隨據內宮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緊急細巧御覽器物僱覓各匠攢造及四時買辦進供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爲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

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只靠屬廠些須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潞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秋放馬匹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苦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須以爲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等廠畦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在內年老內宦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空閒餘地自行畊種以爲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爲園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廠房之用如謂房租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瓦廠掌廠官呈稱本廠低窪街衢高峻四面濺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舉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團鰲山添僱匠役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苑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王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

果品併修理南城河南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渾貼金雲龍豎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於戶工二部全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十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外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糞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

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如在外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獐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皇木廠其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鑄鐘廠臺基廠淨車廠稻田廠楸棍廠通廟宅隆福寺琉璃窑黑窑北果園柳花園洗花房河西花園土城花園外油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冰窖廣通寺張鉞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寺蘆溝橋狼岱地亦有

租銀本監該管房地廣闊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欽差巡跡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三年五月爲始聽本科道逐將該庫監厰積貯合于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日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叅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令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

漏叅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關領工部辦納具有年領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催覓工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其無待於前項房厰稅租以爲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瓦厰店房係內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厰地

租原皆官地其間雖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浸漁以爲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爲已有濫取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聲其欺罔之罪動輒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已而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爲公費也亦宜報入于官明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跡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

等科書手吳東儒史九思錢陽顧檜楊俊馮惠賀錫郝銳周聚范傑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國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查出叅奏及照檄棍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爲申奏已經該部覆奉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

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唯此一廠爲害特甚誠蠹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監開稱成造團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監櫃白玉盆之類悉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向者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皆謂充足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無經則小人覬以爲利用無一二而浸濫則十之七八矣如成造團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卽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訕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宮闈法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內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冀有裨國

用萬一伏望陛下念邊餉措處之難嚴羣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爲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卽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奉聖旨詹仰庇這廝悖逆屢次狂妄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爲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官大使都革了只照舊行

萬曆十五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詹仰庇題爲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勸懲以光人文事臣惟帝王之治莫先乎重道而崇儒夫重道崇儒者帝王所以礪世磨鈍也風化人心世道國脈於焉攸繫臣伏觀我朝治教休明皆由列聖相承以此爲首務我皇上紹隆聖統茂明帝學尤孳孳汲汲加意儒碩而表章之是故士之幸而生於我朝其修身得道妙契聖賢之真傳如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者旣得進而從祀孔庭廟食百世其飭躬砥行確守聖賢之正軌如羅倫羅洪先者亦

得謚爲文恭爲文毅以六品之秩而被華袞之褒蓋所以闡揚往哲廣厲來人風化以振人心以淑世道有所維而益盛國脉有所培而益昌矣乃臣之愚以諸臣之外有德足以從祀而俎豆之議未遑賢足以得謚而易名之典未及者則於臣鄉得一人焉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是已按清平生事實臣聞之故老讀其著書考諸皇明政要理學名臣錄通紀吾學編憲章錄八閩通志之所紀載參諸海內縉紳之所議論確然有據者敬爲皇上陳之清以成化甲辰進士

爲禮部主事三年調吏部復除禮部旣而乞南旣而請告正德間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當其時寧庶人內蓄異志外以虛禮與士大夫相結籠以智數脅以威權蓋無不遊其彀中者清獨守正秉禮矻然特立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次日迺謁孔子清請先謁孔子而後朝王至其賀王誕日清又獨去朝服中蔽膝寧庶人啣之於是有乘間言清與先臣林俊厚者寧庶人益忌清清遂引疾去嘗語人曰寧藩所謂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今雖逆節未萌然竟可

慮但願老天助宋而已蓋是時清已豫見其微矣既家居杜門掃軌潛心力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周程張朱爲真派研窮紬繹摩擬闡解有四書蒙引易經蒙引性理要解諸書蓋朱熹發明聖賢之旨而清又發明朱氏之言四方學者宗之至今不廢乃其勵志好修省身克己行不媿影寢不愧衾則又見於密箴一書今觀其言皆身心性情之實功而不事口耳皆天下國家之實用而不爲眩虛與瑄之讀書錄實足相擬先臣林俊稱其凝重端雅操養力專而

進取之念畧好古篤信真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鄭曉稱其明經博學行潔心醇氣清而色和外簡而內辯可謂知清者臣嘗取清生平反覆論之力抗藩王獨立不懼勁節也方寧庶人舞智炫才盛有賢稱而明炳幾先覩於未形蚤見也超然遠邁不俟終日亭亭物表皎皎霞外高行也平居非聖人之書不觀非聖人之道不譚正學也躬行實履不覩屋漏真修也朱熹有功於聖人而清則有功於朱氏羽翼經傳折衷羣言卽今經筵日講虎觀書齋臣之所勸誦亦多

采其說推之四方家傳人誦爲人士式佐國家萬年
同文之治於無窮德功也若其屢辭名位而不居退
甘窮約而無愠官至四品家無數金恒借貸於人以
爲生貴而能貧此猶其細者而衡文隲士藻鑑精明
識陳琛於疾塵拔舒芬於困滯賢人魁士多出其門
此亦其餘緒耳臣嘗以爲使當時江右諸司得如清
輩數人則摺經守正當有以逆折寧庶人之奸萌而
淮南之謀必寢使清不去去而不死且復用則弘識
許謀當有以匡持乎時事而東山之望必售使仕於
而知所景行則澹泊寧靜必無干名競進之心學者
而知所向方則篤實潛修必無好高爲人之病士之
明經應舉者但習清之書守清之說而不倍則其所
爲文粹然一出於正又安有離經叛道操戈入室而
流於二氏六子之歸者哉皇上方留心九經崇尚正
學唯士習文體爲拳拳臣謂欲端士習而正文體則
講表章此一臣以風天下而所爲表章之者惟有從
祀及謚典耳曩議從祀在廷諸臣多言清當從祀者
後以其典重而舉不欲輕姑緩以俟論定臣愚謂清

之賢無媿於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羅倫羅洪先之儔卽從祀之典未及再議若且予之謚則確乎其不爲過皇上試舉清人品詢之在廷有能寘議者乎試舉蒙引一書有一人不誦習者乎試詢以謚之與從祀當否有稱不當者乎蓋非臣私論實在廷諸臣之論也亦非臣及在廷諸臣之心而四方人士所共仰望之心也抑臣又有感焉前代從祀率不乏人以區區之宋白周張程朱四子外猶有邵雍司馬光楊時胡瑗歐陽修等乃獨我朝二百餘年而始進一薛瑄往歲而始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則已誇詡以爲盛卽以造詣踐履篤實純粹如蔡清者猶然靳之俎豆不得儕於楊時胡瑗之列何我明之不逮宋遠也無亦持議者操疑難之心甘於所聞淡於所見屈服前代而求備當朝遂使俊偉之流品湮鬱於評論之苛而昌熾之人文遏佚於慎重之過乎臣願皇上加意一代之規稍弘崇獎之路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先將蔡清比照羅倫羅洪先二臣事例賜謚易名而從祀之典不難再議而續舉焉仍

將我朝諸理學儒臣博訪精核或當請謚或當請祀一體表揚令人知聖意之所嚮相與修實行崇正學其於風化人心世道國脉所裨非淺鮮矣奉聖旨禮部知道

萬曆十五年刑部員外郎李懋檜題爲諫官阻塞言路事臣聞天下理亂係言路通塞我國家之制凡諸司百執事皆許直言無隱然猶恐其不言也於是諫官專任責成旣置六科給事中復設十三道御史蓋諸司百執事雖皆得言而亦可以不言科道官無所不當言而尤不敢不言世稱科道官曰言官曰諫官然猶恐其言之不盡也輪直有曰建白有牌稱職有賞不稱有罰此祖宗命官之意蓋將以明日達聰照臨萬國慮至深遠際此聖明之朝不宜以言爲諱大凡進言者其說未必皆是但其意亦欲得當以報主上卽使盡屬好名亦何負于國家也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諸人無得以言而博名高而廟堂亦無務以法令箝天下之口斯爲上世極隆之景象也不謂近日有給事中邵庶因誠意伯劉世延之條陳

而波及于言者已既不言又禁他人不得言一時士類莫不扼腕嗷歎夫世延之言誠爲無當且朝奏疏而夕乞恩亦足羞者陛下猶念及元勳苗裔而容納之且不欲以一世延阻言路甚盛心也該科謂宜矜其愚而畧其短不則看詳章奏就事叅駁誰曰不可何乃因噎廢食乘機排擠至併他衙門而槩禁之夫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以堯舜之聖而猶舍已從人其時五臣九官濟濟相師都俞吁咈于一堂豈乏嘉謨讜論而工瞽癡堯猶然得獻其一得之愚今皇上德苻堯舜治效唐虞而邵庶不以禹臯陶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將眎皇上爲何如主乎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饑饉山陝雲南等處百姓流離僵尸載道疾苦危惡之狀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朝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加之風俗薄惡士庶驕橫輦轂之下子殺父僕殺主旬日決罪囚者以數計人情乖離于下邵庶以爲海內豈盡無可言羣臣可遂依違澳恣默默固位而已乎當此之時縱九重寤寐求言輔臣吐握下士大

小臣工盡忠補過尚且惟日不足奈之何惡聞人言
嫉之如讐而拒之于千里之外哉夫在廷之臣其爲
言官者十之二三而不爲言官者十之六七言官不
必皆智而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事卽如
近年馮張交通權奸專恣其連章保留頌賢稱美如
科臣陳三謨臺臣曾士楚者比比而是乃請劍折檻
杖謫以去者果皆出于言官乎由斯以論人非言官
未可盡少也明矣果從庶言有如言官持祿養交與
煥觀望當言而不言矣其他庶職又必以言爲禁天
下幸然無事也則可脫有軍國重情安危頃刻皇上
又何從而知乎邵庶復以聖諭堂上官禁止司屬爲
計之得此又歷代以來所未有而我朝律令所不載
也臣刑官也律令其職掌也凡堂上官訓諭司屬必
以講讀律令爲首務臣伏觀大明律一款凡國家政
令得失軍民利害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五軍都
督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又一款著百工技藝之人應
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各衙門但有阻當
者鞠問明白斬至如大明律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

言之不置夫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儻爲堂官諄諄然以此禁諭所屬屬官有不心非而背議乎卽堂官禁之所屬聽之人人隱恐苟容處處道路以目有不辱當時羞後世乎臣以爲皇祖律令萬世所當遵守非諸臣所敢輕議也人臣食君之祿報君之恩惟知不負朝廷非堂官所能約束也我朝興賢使能欲其願忠而未嘗欲其不忠堂官以身率屬教其報主而不敢教其負主此古今之通誼也臣所以輕冒出位之禁而不容自己者誠恐

邵庶之言一出遠近聞者不察廟堂所以受言之意而猥以庶爲口實將使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畢其慮禍天下必自庶始矣其所關係豈渺少哉臣愚以爲皇上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伏乞天語特加戒諭邵庶免究外以後但有越職妄言及當言不言者當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紀過重則劣處勅下吏部凡遇年例陞遷科道之期一眎其章疏有無多寡事體大小難易以爲殿最而皇上又燭觀而坐照之則言

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可省太平之效自臻矣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隕越待命之至奉聖旨邵庶以言官論事如何反說他阻塞言路李懋檜這厮先次妄言未曾得志却又取名生事奏擾好生狂瀆着降一級調用該衙門知道次日科道會本疏救復調外任吏部題降直隸開州同知奉聖旨着推遠方來再題降湖廣按察司添註經歷矣其吏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粘本盛謹題為鹽弊多端去弊卽所以生利畫一卽所以寧

民請

睿鑒飭行以增國課以便民生事

臣惟裕國之道莫

過于鹽利甚溥也然因其利溥而官與商之積弊上與下之交比有不堪明言者矣臣敢就所知最真者竭誠披瀝為我

皇上陳之

臣于初進垣時有修明鹽法之久湮仰佐

國計之一得疏內稱關橋割沒宜同征歲獲之盈餘必倍部覆請

勅巡鹽御史查明具奏往返駁議已及二年昨於十

月內接原鹽臣周宸藻回疏稱商人攜資千里
爲

國轉輸自納課領引支鹽捆運出場以抵北橋誠
不知其費幾百艱辛北橋里至南關而又令其
阻滯多日糜費淹消可慮關橋併徵誠爲便商
等因部覆請

勅新任巡鹽御史酌議妥確具奏臣謂鹽臣身在地
方代籲必真而併臣割沒同徵之議俱可

勅新鹽臣詳察酌行者也蓋臣前疏原爲一事兩截
徒飽吏胥今宜併關橋爲一處部發印鈐割沒
簿卽在關橋登記徵收公同商綱人等照引稱
驗每日填註萬目共睹不許推日隱漏則兩淮
歲共行鹽一百六十七萬餘引每引俱照例清
出溢斤所積之銀何可勝計

國計自可以日增矣蓋兩地科筭反似無名之徵
何如一處核實而商免守候之苦回疏甚明是
在鹽臣設誠力行耳所謂去弊卽所以生利者
此也至於福建鹽政其弊尤甚臣屬本鄉知之

更真察各府皆徵鹽引惟泉州爲瀕海產鹽之區令民辨鹽入倉歲照丁給鹽徵糧而輸納之法祇就民間丁米內攤派設鹽場官掌之以充永寧衛所軍糧是一民也而有糧差鹽折二衙門之征糧差徵之于縣鹽折徵于場官而轉解于防廳縣徵有當里長之役凡經承催差保歇之需索已爲極苦廳征又有當總催之役凡經承催差保歇之需索更無所不至于是天啓年間鹽民來京瀝疏奏准裁去鹽場官歸縣併徵百姓稱便垂三十餘年我

朝鼎新之初徵亦如舊至順治六年間酌定鹽政以衛軍旣革將鹽折清入解京而責成于防廳乃防廳以責成故請弔廳比而不知一民兩徵從前衙役需索諸苦又復再見矣縣差廳差接踵盈門無名勒騙典鬻難繼方今兵燹之餘瀕海之百姓破家殞命者已十去其五又遭此重疊之追比何以聊生伏乞

睿鑒憐鹽丁卽縣民丁鹽米卽縣民米歸縣並徵不

安海縣志 卷之十一
過用一里長與民間之丁米同輸省一衙門而
所全于海邊顛連之丁遺有無外之

恩波矣所謂畫一卽所以寧民者此也若夫追比之
苦尤當速除害在舊里役等拖欠不納累見役
傾家代賠慘繫難堪民戶鹽戶均有此弊伏乞
勅下撫按從長酌議凡徵糧之法令歷年舊里役赴
比各完正供庶見役者無代賠之苦而以後應
役者知其難以卸免自早完本年之糧
國課可以恒足矣臣從

國計民生起見披瀝字多逾格伏乞

睿鑒如果臣言可採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八日奉

旨戶部議奏



安溪縣志卷之十二

一疆圉險要 前志凡三則隸于左有引

弭患 驗徵 紀褒

右稽前志雖載弭患驗徵及紀褒而疆圉險要一

着未嘗加意今

書

勅頒此條諭令各里里長詳查峻嶺阨隘關山界限
守要害戒不虞俾掌疆司險三巡三警思患豫防
與民休息治安策豈逾斯乎然人謀必周天垂象
有災祥亦當因以修省蒞治者知其然上體

聖諭至意遵五條而奉行毋忽則有善必錄書年書人例在春秋紀褻以告成又烏容廢

弭患

縣治在昔爲坊者一爲鄉者四鄉爲里者十五迨明嘉靖間始分還集爲二圖萬曆十一年又分龍興爲二圖乃有十七里併在坊編十八里里長永垂版籍若在坊疆圉北有鳳山馬旂山疊峙其後南有龍津一帶環于前東則尾寮北地灣西則大嶺小嶺皆左右之門戶城垣鞏固苞桑不拔是在

坊爲一十七里之都會也隔津爲永安里有閩午二山爲之屏障黃龍產坑金龜之山相爲擁護負郭之地險莫逾焉縣之西界則光得也離縣十里許土窄人稠東襟于溪而連于崇善里翁后格南接新溪里而阻于洑江亦稱扼要焉縣之東十里爲長太里雖平原廣衍有高田山大磔宮嶺爲里垣衛而白泥檻龍潭檻大字檻各鄉俱有隄防以備不虞由永安而上依仁里去縣西南二十里道通同安界于東嶺則以龜窰檻石竹嶺爲扼要南

連南安則以龍門嶺龍塘山爲峭險進而新溪里與依仁隔一水亦在縣西二十里諸鄉則赤嶺五里埔五庄善益鹽壇等處俱有土堡防患連乎新溪者新康也離縣西北五十里西抵崇信北抵龍興南接漳同有羅岩大屏高山之險矣縣之北二十里至于崇善里東抵來蘇而連乎永春南安以吉磔嶺巡檢衙爲其要一抵于在坊一抵于新溪而設險于蓬隅縣西北四十里爲龍興之界各依山阻溪興一有石頭崎上地嶺湯泉爲要地興二有科名大小尖山爲險固稱爲二里屏翰大小尖山之後地名湖頭乃來蘇感化二里在焉俱在縣北五十里隔津爲界上達汀漳下連興泉商旅所至舟車所通誠爲輻輳民之環住其間者繡錯不絕煙火相接一帶市肆倍于邑內土風文物非別里所得而班也故泉誌稱小泉州云疆圉之內東北界于永春而扼阻於打鼓嶺白茫坑西南抵於龍興還集而抗阻于五閩山御史嶺盤山阻溪爲一邑粵區外而還一二乃下六里之內地也在縣

治西北一百三十里其中崇岡複嶺無復論矣所
共固者惟徐洲嶺烏塗隔華地爲還一之外屏而
又以達磨山福春嶺橫洋爲還二之內翰龍洞山
嶺疊嶂在在固圉東南爲護國岩等林檻據險于
漳之長太西北爲燕尾檻轉水津誇固于漳之龍
溪至崇信山川所屈爲下六里之甲在縣西北百
餘里中如三洋多鄉蕘洋臚傳赤石後格諸鄉各
依山據險其最著者如石崆嶠北巖山珍山懸崖
峭壁稱里內之固又如白葉堡銀場典林佛天檻
爲漳界之要遞而感德疆場尤廣在縣治西北一
百五十里嶺復一嶺巔復一巔地連漳郡則檻處
大深桃洲界跨還二則固據南崎左槐枕汀漳之
上郡襟槐覆之外流與崇信並稱扼要由縣至于
常樂界亦在西北一百里地窄小道通延汀壤接
永春所恃固者惟覆鼎一山小橫一檻收雙溪劍
斗之地控霞鎮長基之山相爲表裏而設險以備
不虞堪稱安邑邊疆之固與在坊聯首尾云

宋建炎中盜楊勅寇安溪還集人楊振率鄉兵禦之

紹興十三年臨汀寇至統制劉寶卽小尖山築寨禦之

元至正十一年冬賊攻縣治監郡僕玉立捕獲之

十四年夏安溪盜李大南安盜呂光甫聚衆劫掠二十五年十二月湖頭賊張治國劫掠郡邑

明正統十四年沙寇鄧茂七作亂分黨掠郡境縣民被害已復攻郡城郡守熊尚初逆戰于古陵死之弘治四年漳平盜溫文進寇縣攻陷縣治副使司馬聖督兵平之

正德元年廣東寇始人漳泉二年復至三年至縣焚掠勢甚猖獗五年復至屯聚村落數日劫掠甚慘九年汀漳劇盜劫掠縣邑鄉村居民避竄

嘉靖元年廣東及汀漳盜逢蠶起流劫鄉村至永春知縣柴鏞率兵民禦之

二年正旦廣東汀漳盜新大總至自德化掠永春官兵邀之花石嶺鍾旺輝死之戊申覆鼎兵設伏以待賊突圍去郭顯七等死之他賊聞覆鼎有備奔安溪大肆劫掠

三年十月初四日廣東汀漳盜復來寇御史蔺霄
按部檄按察僉事聶琪督本縣知縣龔穎與諸縣
知縣顏容端柴鑣梅春合捕之至二十四年滅于
德化小尤中

十二年八月初五日永安寇攻劫長泰里是年凡
三至崇信新康等里殺掠甚慘本府同知李東通
判柯遷督兵平之

十七年冬十月永安寇劫感化龍興等里知縣殷
蔡督民兵追至石珠嶺獲其二總三總

二十六年劇寇陳日暉聚黨據覆鼎山大小尖白
葉坂諸崗不時出掠叅政吳鵬與督餉僉事余燝
按兵搗其穴擒其二百餘人遂平之遂置白葉堡
以備寇害惠安兵部侍郎張岳作平寇記詳于前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有賊百餘自同安來依
仁劫掠林浩家典史姜衮督兵擒斬之

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倭賊數千自永春突至
縣治駐劄四十餘日官民廬舍焚燬殆盡
四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賊首馬三岱謝愛夫江一

峰等引倭酋馮哥四老等三四百人寅夜自南安
下呷村出哨縣治俘獲男女四百餘人九月初間
又有廣饒賊三百餘人僞給捕賊虎牌於兵巡道
來駐縣治作賊至初五日馬三岱復來出哨聞饒
賊剽掠有賞欲併而有之大戰縣前十字街三岱
等敗走時饒賊亦殺真倭十餘

四十一年二月倭賊與漳賊三四百人駐長泰里
劫掠不久指揮歐陽深招撫之

崇禎十五年南安張六角林隆又長泰里吳少子戴
厚等倡亂衆各數百號以青巾諸寇惟張最猖獗
破三洋寨殺戮甚慘攻感化大寨不克而去十六
年秋邑令施酬素同泉州衛遊擊洪日升率兵壯
追剿至感德康槌大破之斬級數十擒其首王開
等盜勢稍阻各赴防海都督鄭芝龍投誠後吳少
子之黨藉稱赴撫船過藍溪邑衆截流盡殲之而
寇遂息

皇清定鼎以來大兵下閩順治三年丙戌九月間盧
恕敗兵三千由永入安攻感化掠龍興還集經龍

滑崇信而往漳焉

四年海警頻聞六月間林良等聚眾以裹素爲號旬日至數千旋爲總鎮韓尚亮所破遁竄永春九月復熾眾幾盈萬又南安杜宗文同安林祚陳藩等繼至搶劫陳爾峯起於龍涓李連山蘇喬林起於感化張鼎柱倪懷池起於來蘇邑里沸騰幾無淨土賴有防將邵惟真孫光翰之勇謀破林爲于曾坑渡圍杜宗文于仙洞寨追林良等于光得東青隔斬陳藩於溇江藩最驍勇被誅賊頗喪氣是

年之臘孫光翰直抵赤嶺老營未能剪紛裂之勢五年戊子以後山寇倚乎海兵藉派餉爲延掠者盜夥蠡起鄰里秦越所恃邑中兵壯銳鋒聲震兼以鄉壯嚮導隨在撲滅者不可勝數至丙申年有

棄帽頂寨故巢投誠于海澄公者

題爲後

鎮都督旋授海澄城守百姓始得安枕不獨安溪爲然也彼反側子亦免脫而遠遁絕無勢援僻陬雖有小醜如李高等不旋踵而授首天心厭亂民心疇不思治乎其有功于安邑者惟邑令徐騰

安溪縣志 卷之十二
八
鯨之復任勞來韓曉之重建城池詳在傳記中固
昭昭聽觀間也

驗徵

祥瑞 前代無考

明嘉靖七年縣感化龍涓二里涂山中有松梢結物
如白糖味甘香樵人取啗宿疾盡瘥按是年正月
元日甘露降于長泰龍溪二縣巡撫南贛汪御史
鉉取進獻世宗謂仁孝之徵世宗感悅薦之太廟
長泰與安溪相邇則是年茲方多降甘露也

災異 附怪物

宋治平四年秋地震如雷

崇寧元年歲大旱家井涸民汲水二十里外多渴死
乾道二年五月丙午大雨連四旬不止溺壞民居六
十餘間

淳熙十一年四月至八月不雨歲大荒

元至正二十七年二月癸未地震

至正十年十月乙酉侯山鳴一日

明天順二年歲大飢民林復春賑粟

成化二十一年自春至夏積雨連旬

二十二年春三月旱夏五六月大旱木死歲荒民多
流移是年九月丙寅地三震

弘治十三年三公峯崩聲如雷

十四年九月午山崩

十六年七月大水漂沒民居

正德十一年午山崩

十二年八月地震聲如雷地生白毛如馬尾長尺餘
十四年地兩震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地大震

嘉靖三十六年黑

萬曆二十八年地震

三十二年十一月地大震墻屋搖動山川崩裂

四十二年八月間淫雨不止水從地出平地數尺城
垣崩壞溺民舍幾百餘間民溺死者幾百人登高
山皆爲崩頽

四十七年五六二月大風雷雨長泰山裂數十丈水
從地湧起有蛟騰去二穴爲深潭

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丑時地震聲如微雷

五年二月初二日申時地震 六月初八日至十

七日止淋雨大浸連山 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

二十三日不雨二十四日乃雨

十七年春人家祖先神主安几上一挑動即几上

自行

皇清順治十二年春雨赤水 復數雨絲

十三年正月大雪

十四年七月復雨絲數日

康熙二年四月朔黑光摩盪如連環狀自辰至午乃

止 五月大水 七月又大水

三年六月廿六日暴風雨自辰至申大水驟漲廬

舍傾壞無數田禾絕粒

三年十月初旬彗星躔翼宿長丈餘末西北指直

抵婁宿歷十有三舍積月餘乃消

四年秋大旱 十月不雨至五年三月俱不雨

五年春大旱 七月雷大震

七年六月大水七月又大水二次

八年秋大旱

九年秋大旱

九月朔日雷風暴發雨雹如指大

墜地不破經刻而止

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丙夜地震有聲六七次乃止

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午地大震聲如微雷

物怪附

正德十六年春猛虎羣出多傷畜類民艱往來令龔
穎募壯士獵之四月朔日先鋒福清人梁文浩戮
一虎于永安大寨山越三日衆戮一虎下沿渡廿

七日一虎過渡衆又戮之教諭鄒魯作戮虎賦

萬曆四十五年正月間猛虎爲患其羣有三藏于大

寨山茶林內後一虎被衆搏死餘二虎遁去

皇清

順治中虎患日告遠近里民屢遭暗害若不聊生邑

令韓曉率鄉丁于永安里教場尾村一日而搏殺

三虎民無損傷

康熙中虎害尤劇始而鼠伏深山茂林噬樵夫牧叟
繼則咆哮村落埤市庠生劉皇道死焉至附廓之

地上沿渡南門外居民男婦白日悉遭所啗甚有
突人家噬害婦女如崇善里芒洲王姓長泰里參
內黃家遭毒尤慘中夜越入邑城損傷豚畜邑民
不敢夜行計數年之內十八里男婦老少死于虎
者不下千餘人幸關閭二邑令相繼示諭民間多
方設阱老虎拆損過半于今稍戢

紀表

湘鄉賀公詳珮懿體道軌則敷文治縣三年政教
修明民俗和阜廼留心邑乘命晉江何喬遠志之

喬遠釐爲七卷列爲十八日起手季秋竣事孟冬
是爲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之歲喬遠謹識

謝公宸荃非直安肅人任安邑竭慮

國計盡瘁民瘼於壬子冬奉

詔勅頒五條纂修大一統志據安溪縣十八里里長張

望奎鄧生鄴陳儲陳槐孫基詹義居等僉呈爰命

南安洪龍見博訪紳衿鄉耆旁蒐軼事進稿於

謝公集其成乃因先令湘鄉賀公命郡先生鏡山

何公修前志十八則分隸五條之下踵而增之爲

十二卷皆

皇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之春龍見謹識

南溪書院

皇清康熙

康熙正

國書

廣人

共

安溪縣志卷之十二終



